

南洋週刊

THE NATIONAL LIBRARY

8

目錄

| | | |
|------|----------------|------|
| 畫頁 | (一) 時事攝影 | |
| | (二) 蕭伯納 | |
| 卷頭語 | 一個譬喻 | 編者 |
| 時事解剖 | | 記者 |
| 論文 | 尊敬我們的蔣主席 | 符老堯 |
| | 樹膠業前途樂觀 | 官愛羣 |
| 文藝 | 孤零的鷄鷄 | 爾遜 |
| | 生財有道 | 蕭颯 |
| | 學府風光(三) | 山人 |
| 詩 | 烏鴉之歌 | 蕭颯 |
| 雜俎 | 阿塞拜疆的民主政治是怎樣來? | 任之譯 |
| | NO SAYONARA不再會 | 周C彬譯 |
| | 幽默拉什篇(續) | 南郊 |

中華民國卅五年十月廿六日出版

南洋報社有限公司出版

•每冊三角• NATIONAL LIBRARY NANKING CHINA

南京圖書局

語彙卷

一個譬喻

編者

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這是說治國應像煮魚一樣，切不可孟浪而弄把魚兒在鍋裏橫七豎八地亂翻，否則便骨肉糜爛，稀爛不堪；魚兒便要被弄成一團糟，那就實力而不耐好了。老子又說：「治人若天莫若嗇」。則是叫人凡事要小心收斂，不要放肆；要處處留餘地，不要過分。

現在我國的政局，確實正需要這種小心翼翼的政治哲學。誰都知道中國是個大國，自古及今，一向就不曾渺小到。在海峽未開以前，泰西各國，一向都把我们看成很神秘，很可奇者；都不敢小視我們。而我們也頗能自高自大，說句不客氣的話，我們一向是只有小視別人的。

不幸得很，我們這一個大國總是因為治國者不肯小心，時常把國計民生弄得一塌糊塗。歷史上雖然有好幾次國運亨通，也曾發達強盛起來，但總不過如曇花一現，不旋踵便又衰頹萎靡下去。如果照一般觀察家的看法，一定會說：「由於「治人而無治法」，故「人亡政息」，乃為事實之不能避免者。其實這種理論多少有點牽強附會。說來說去，除了歸咎於治國者的孟浪而弄外別的都只是廢話。本來，前任的治國者既然有彪炳的治績，後繼者縱使沒有更高的才智，不能將已往的治績發揚光大，只要不隨便變換，隨便翻攪，最低限度也可落得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也還算是依法泡製，萬無一失。也不至於把它弄得面目全非。因為倒置難，守成亦不易。何況是變革？一不小心，弄得反不如初，便要為世詬病。英法一般老成持重者每看到國事凋唐（虫旁），總禁不住要搖頭歎息而曰：「人心不古，世道衰微」——近世英美各國所以能夠長治久安，正是因為不隨便變革，各民主國中的保守派所以能夠得到人民的擁護，也就是因為有此自然的條件。

一國的政治，原不是容易對付的事，何況又是一個大國，何況又是地大民衆！我們平時管理一個縣份，如果稍為精心點，短時間內便不難見出功效來；如果是一個省份，那便相當難了。民國以來，國內各地方也每有局部的盛衰隆替，北伐以前，閩粵山治山西，曾被譽為模範省。因為那時候的山西，比起別省來，是教育和交通都發達勃勃地在進展着，地方安寧，變亂不生，雖然一切尚談不到標準的現代化，但當地的人民，多少已可享到一些和平建設的利益了。北伐以後的江西，因為共黨盤據在那裏，弄得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後來共黨放棄老巢，地方由中央接管，人民因為受到一番嚴重的教訓，體驗過共產黨統治下的痛苦，無論如何，已不願再上一次當，而現在的江西，雖然瘡痍未復，已經是不會再有赤化的危險了。其他曾經發生過共黨暴亂的地方，如廣東的廣州，福建的漳州等，只要有過一次經驗或教訓的，莫不該虎色變，以後也決不會再有第二次的暴動；現在共黨從新找尋他的處女地，除了在廣西人稀的陝北，在中古時代的生活形式下因循成陋的過日子外，比較人口繁多，情形複雜的地方，凡是共黨一到，人民沒有不因驚慌而流離四散的，蘇北的近狀，可為一例。這正像把魚兒在鍋裏橫七豎八地亂翻，再翻下去，恐怕除了炒成一團糟外，必不會有甚麼好結果，由此也可知變革的不為，然而人們竟尚有認爲這是革命鬥爭，認爲不如此便不能使國家進步。是何異於「知其不可而為之」？然則一省一地尚不能治，何以天下國家為？

就目前我國的局勢看來，老實說，大規模的變革一時尚辦不到，因為教育未普及，交通未振興，民智不開，生產落後，加以大兵之後，元氣未復，無論如何，與其恣意翻來覆去地試驗，倒不如因勢利導，由淺入深，以求取得秩序的改良，還來得安當些。漢末「陳仲舉登高樓，有澄清天下之志」，但後來與趙武謀謀官，却反而墮成黨錮之禍事敗身死，後世惜之。原來仲舉平時在家，以名士自居，所居「污隆不治，庭院荒蕪」。人家問他，他却說：「大丈夫當掃天下」。其氣概很像當世的一班所謂急進派和過激派，缺乏老成持重，遇事不能小心應付，故結果終歸失敗。現在國中黨爭激烈，人們耳聞目見的大多是些被殺被斃，頑固派，及幼稚，過激，等等人物，缺乏的就是少有心收斂者，莫怪乎國事之日益紛亂，莫怪乎上下之不能相助，「治大國，若烹小鮮」，願國人能注意及之，國家前途，庶乎有寄！

時事解剖

記者

和平關鍵何在？

由於第三者的奔走，和吳鐵城，邵力子兩氏的勸解，在滬居住半月的周恩來氏，已於二十一日晨，回到南京，蔣主席原定二十日赴台灣，參加收復台灣一週年的大會，為了等待周恩來，特為延擱一天，所以，在周氏抵京後的一小時內，主席就與周氏相會，並解釋赴台的原因，蔣主席並希望國共兩方的代表，早日協商成功，使抗戰八年後和內亂了一年的中國，獲得一個喘息的機會，加緊走上建設的大道，這在周氏時代，尚屬遲遲。

中央一再派人到滬勸解，而主席復屢一日飛台之期，專誠等候周恩來回京，這些事實，都是說明中央對於和平談判的誠意，我們希望周氏的話：「……但大家既能誠心誠意到南京去，實現和平統一，一定有很大的希望……」等語，成為將來和平談判成功的序言，我們就希望周氏所說的「成功」，而不是「成仁」，（周氏說：此行不成功便成仁）但是話又說回來，周氏的話雖誠懇，可是也表現出決心來，我們認為大家都有誠意談判的決心，我們敢信，絕對會成功，而不致於成「成仁」的。

周氏離滬後，周在上海總部發出一文告，大約說：新的和平談判，能否獲得成功，其關鍵仍在政府之手云云。這好似說，過去的一切失敗，都不是由於中共之關係，這推得一乾二淨，決不是誠心誠意的表現，過去事實昭彰，勝於雄辯，我們也不願多說，誰是誰非，孰曲孰直，將來的歷史撰述者，自有公評。尤其是在這和平談判之時，我們是更不願談是非，辯曲直的，因為目前所需要的，是誠心誠意和平，所以我們說，和平關鍵不在中央，亦不在中共，但在乎雙方的誠心誠意，假如是存心謀取和平，真正為可憐的老百姓設想，為國慶萬年大計設想，雙方所提條件，都應該是合理的，互讓互諒的，否則，明知這些條件不能為對方接受，而硬要提出來，那就是無誠意的表示，中共已答應一邊開會，一邊下令停戰，戰一停，空氣一澄清，再來中心靜氣，緩緩商討，祇要有誠意，何愁談不成和不不成？

據電訊所傳，中共堅持要求一切軍隊，撤至一月十三日原來的雙方陣地，以及六月七日在東北的雙方陣地，似此意誠意還的條件，又怎能希望其談判成功呢？假如中央也提出一條條件說：「中共軍隊須撤回到日軍投降時的共軍陣地去」，試問中共能接受嗎？再講所謂一月十三日的共軍原陣地，是中央指定的呢，還是中共擅自開進去的呢？所以說：若是要歸結底於此，中蘇條約既規定將東北各地，交與國民政府，那末，中共軍隊的爭先潛入，未得中央許可，就是非法的行動，因此，中共今日所堅持的條件，就站不住腳了。

今日的中共堅持陣地的保持，其實是用無用的，假如和平談判成功，改組軍隊實行，中共是必須聽命於中央的，到那時中央命令中共軍隊駐防何處，中共就得遵守，而且，在軍隊改編以後，不啻是中央軍或中共軍，都不應聽一黨一派的指揮，而應受中央的指揮。所以說：現在以地盤來作和平談判的條件，是不合理的，是多餘的事。

綜上所述，那末，和平談判的成敗，不在中央，而是在中共了！

撤退在華外軍問題

關於外軍駐華的事，老實講，中國既為獨立國，在盟軍協助中國完成對敵軍繳械，及遣返的工作後，就應完全撤退，今日駐華的外軍，不祇是數萬美軍，而且還有比美軍數更多的蘇軍，駐紮在未經中國許可的地區，數月來我們祇聽到「美軍撤出中國」的叫聲，並未一聞「蘇軍撤出中國」的叫聲，叫喊美軍撤出中國的人，認爲美軍駐華，足以助長中國的內戰，真奇怪，蘇軍駐華就不會助長中國的內戰麼？

假如說：今日的美蘇兩軍無和平誠意，而中國的一般人民，又這般的偏心，不顧事實的亂嚷亂叫，更增紊亂的局勢，真可說：「中國不亡無天理」了。美軍幫助我們撤除日軍武裝，美國飛機協助我們運兵赴各戰區接收失地，美艦協助我們運兵渡海收復台灣，美軍並不會容我「草一木，而我們的一部份同胞，整天嚷「美軍撤出中國」，可是對於駐在大連的數十萬蘇軍，則一個屁也不放。大連是中國應蘇聯之請，開闢的自由市，可是中國軍不能進駐，蘇軍儼然以主人翁自居，大連的現狀如何，因為蘇聯艦隊進駐，所以我國大連同胞，如處地獄，也無人去過問，也許蘇聯的鐵幕一般人的心都被掩蓋了，所以說不出良心話。

我們既不願獨厚於美，也不願獨厚於蘇，既然大家都主張中國不得駐外軍，那末美軍和蘇軍，都該他回國去復員，假如讓「美軍撤出中國」，而不顧數十萬大連蘇軍的霸佔我國土，那簡直是自欺欺人的騙術！

聯合國大會開幕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國為謀世界和平，與人類的安全，組織了國際聯盟會，誰知國際聯盟會祇換在少數大國的手，爭權奪利，因肉強食，不但未為世界謀到和平，未為人類謀到安全，相反的，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使世界文化倒退數十年，使世界人民多死數千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國更加感覺到國際間的密切合作，和各國人民的瞭解，於是又組織了聯合國的機構，論理，前車殷鑒不遠，這一個國際組織，就應該避免過去國際組織的錯誤，而造成一合理的機構，公允的處理一切世界問題了，可是，這機構所表現的一切，仍然令人失望，甚至目前的國際間危機，較之第一次大戰後的國際危機，更加的嚴重。據說：世界人類已逐漸的進步和聰明起來，誰料到這種聰明竟成了戕害自己的毒藥。

各國代表於赴紐約參加大會之前，都說了很多令人樂觀的話，或者可說是聰明的話，但一到了會場中，這些聰明的話，就說不出了。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研究的結論是：人類雖然聰明，但還須要覺醒，由於覺醒，才能產生誠意，由於誠意，世界才能和平，人類才得安全。

世界經過兩次大戰，人類遭受的苦難，真太可怕了，假如再來一次大戰，世界就有毀滅之虞，我們希望世界人士能以由於這點而覺醒，彼此以誠相見，在聯合國大會中，互讓互信，解決一切難題，消除所有足以威脅人類安全的毒藥，共謀安全，須知惟有具世界性的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今日的世界，任何一國，都不能偏安於一隅的！

尊敬我們的蔣主席

為祝賀主席花甲榮壽而作

符老堯

偉大的蔣主席，曾被稱為世界四大怪傑之一，所謂四大怪傑是：蔣介石，羅斯福，斯大林，邱吉爾。由此，可知我們的蔣主席之值得尊敬矣。蔣主席的偉大，盡人皆知，照我的眼光看來，有如下列十點：

(一) 公忠為國 蔣主席一生，都是為國計民生而奮鬥，自願隨國父致力於國民革命，以至辛亥革命成功；自誓師北伐以至平定海內，統一中原；自抗戰以至勝利。數個時期，任何所為，任何所謀，均本至忠至誠為國計民生着想。事蹟昭彰，功勳彪炳，足見其公忠為國之精神。

(二) 堅忍不拔 孟子云：「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自古成大事立大功建大業者，何一不是成於困苦危難之中。晉文之霸業，成於十九年之奔走，勾踐之沼吳，成於臥薪嘗膽的二十年生聚教訓，伍子胥之轉危為安，成於昭關脫險，吳市吹簫，國父孫中山歷九次挫折，始有辛亥革命之成功。由此觀之，皆是堅忍不拔之精神有以致之。我們的蔣主席，其堅忍不拔之精神，尤顯乎前。此次之中日戰爭，日本陷於泥淖之中，曾向蔣主席求和九次，均被蔣主席拒絕而置之。既不為威武所屈，復不為和議所誘，足見其堅忍不拔之精神。愈挫愈奮，再接再厲，卒以八年之浴血抵抗而成今日之勝利。蔣主席可謂民族抗戰之大英雄，亦千古未有之大豪傑矣。

(三) 高瞻遠矚 國家民族所貴者要有高瞻遠矚之人。有高瞻遠矚之人，在盛治之時，則居安思危，而謀千百年之慮，置國家如金石之固；在紛亂之時，則作中流砥柱，挽狂瀾於既倒，「存亡繼絕」，使國家登衽席之安，此次附逆之汪精衛，陳公博，褚民誼等，因眼光短小，認為中日事件，乃中日兩國之事，以為中日之戰事，必決於中日之國力。他們看中國之國力不能抵抗得日本，故中途與之妥協，附逆求榮，偏安避責，結果則如今日，名列漢奸，遺臭萬年。然而蔣主席却認中日事件乃世界之事，決於國際形勢，中國一時固不能戰勝日本，然果志成城，敵愾同仇，埋頭苦幹，堅忍抵抗，得道多助，必引起世界戰爭。世界戰爭爆發，我國勝利方可期。蔣主席有此高瞻遠矚，卒打破日本大膽政策之迷夢，蔣主席說：

「中日親善」，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政治上合併我們中國；「經濟合作」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獨佔我們中國；「共同防共」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以我們東北四省為據點，蠶食中國領土，維持中國政府，與歐洲軸心諸國互相策應集中東西的兵力，夾攻蘇俄。我們國民政府視破了這是日寇大膽政策的既定步驟，始終以堅忍的態度拒絕「三原則」的要求。故於民國二十六年八月與蘇俄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以打破日本的陰謀。……從此時候起，中國單獨抗戰了兩年半，始見歐戰的發生，四年之後，才有太平洋戰爭的開始。中國的國策，始終一貫，沒有一點動搖，而反觀日寇的國策終是把握不定，而且到了最後，不得不一反其固定的國策，根本改革其明治以來一貫的大陸政策。所以我們可以說「由七七以至八一三之間，中國全面抗戰的發動，在政治與戰略上，已打破了日寇傳統的國策，而確立了我們勝利的基礎。……我們須知日寇這一個基本國策的轉變，就是我們國策整個的成功。這是日寇大膽政策失敗的印點，乃為世界有識者所公認的。……他的國策與戰略，自開戰以來，始終是受我們的控制。」

觀此，今日之勝利成功，實由於蔣主席如此之高瞻遠矚所賜。

(四) 任勞任怨 蔣主席一生，確如先賢所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故能任勞任怨。夫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何況他身當中樞主席，又焉能以國計民生為己任乎？他之任怨：自追隨國父發動國民革命以來，以至辛亥光復；自誓師北伐以至統一；自全面抗戰以至勝利。均身任數職，不避艱辛，不怕勞苦，運籌帷幄，夙夜匪懈，當九一八之後，全國洶湧於抗戰之高潮中，國內朝野輿論喧嘩，皆怨政府之漠不關心，以為苟且偷安，不思實行抗戰，而主席則以：「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決不放棄和平，犧牲至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的方針昭告國人。戰時則以「不變更萬變」，「垂其在」，「自力更生」等等精神勉勵全國，在中國命運中第四章北伐到抗戰中說：

「自九一八事變到全民抗戰開始的時期，我們中國外交上中心問題是對日問題，內政上中心問題，則在如何開始可以對日。我們知道現代戰爭科學戰爭，然而中國的科學發明與工業技術，自覺幼稚不逮日寇。現代戰爭為全民戰爭，然而中國的封建反革命勢力，尚處於內亂，國民政府惟有以不屈不撓的精神，持忍辱負重的態度。明白宣佈「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決不放棄和平，犧牲至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的方針。……中國為久居於帝國主義者處境於重東縛之下的大殖民地，一旦着手於反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其困難如何，本不待言。……其艱難的一方面，欲苟安日寇之下，但為不戰而論。其狂激的一方面，藉外交內閣之效，但為催戰論。他們忘記了宋末的和議，曾陷民族於危亡。他們又不知明末的催戰，曾致邊兵的餉創，乃至於一敗不可收拾的亡國慘狀，國民政府在這時期，亦不願用口舌求誠解於各方，以自白編於帝國主義者之前。」

可見其任勞任怨精神之偉大。 中國之命運 49—50頁

(五) 寬洪大量 自北伐以至統一，容納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等，自統一以至抗戰勝利，容納西南政府，延安政府，惟其有此容人之量，故能如「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勝利後又召開政協會，欲容納各黨各派共同治國，此又人人皆知者也。

(六) 克己自制 民廿五年雙十二事件，張學良之劫持統帥一事，是古今中外所罕有的，在別人必認為是奇恥大辱。然而我們的蔣主席却自責自己，認為自己德行未能感召部下才有此失，絕不嫁禍於人，他不但有這克己自制的品行，眼看第二次戰爭結束後世界戰爭尚難於避免，却又引為是我國高偉大的政治哲學未能推行實字，和高明博厚的道德觀念不能發揮光大的過錯。前者是蔣主席自己的克己，後者是替國家民族克己，我們看中國之命運第八章中說：……「如果人類不能發揮其終止戰爭的思想與精神……並不是科學的罪惡，而是我們中國高偉大的政治哲學不昌明，深遠悠久的政治理想不樹立的過錯。」即此可見一斑！

(七) 絕不驕驕 蔣主席之演說以及對內對外之通電宣言，以及私人之書牘談話，我聞過有相當的多，從未見其對私人有驕驕者，西南政府樹敵不合作數年，從未見他發表一聲半句的罵罵；西安事件，張學良之劫持統帥一節，也從未見發表一聲半句的罵罵。即汪逆精衛之附敵保偽編權，也從未見發表一聲半句的罵罵。所有者只是，汪逆若有良心應當

中國之命運 包頁

自毅(意思是如此)一語而已。至於其他，北伐時期，安內時期，也絕未見有對個人進行嚴厲者。由此，可見蔣主席不特功業偉大，而人格之高尙，真可爲天下人作模範。

(八)國事圖辦 多少人非誇揚主席獨裁，我覺得這全是反對黨的宣傳戰，我覺得蔣主席有天下爲公，國事圖辦之精神。且看蔣主席對於任何國家大事，無不由國府或國民代表公議解決之；張學良之劫持統帥，則交由最高軍事會議處置。這種大公無私，國事圖辦態度，尤令人景仰不置。

(九)曠古之民族偉人 我國五千年歷史，功業彪炳，垂照青史者，定遠有如張壽，班超，郭子儀，抗外有如岳飛，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然終不及蔣主席。何以見之？張壽，班超乘漢之威力而定遠，郭子儀乘唐之武功而定遠，容易顯其功，岳飛，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之抗外敵，只有成仁，沒有成功。蔣主席繼 國父孫中山之遺志，誓師北伐，平定海內統一中國，奠定國民政府，對外抗戰八年，卒見勝利，列中國于四強之中，接收日本投降典禮；取消領事裁判權，廢除不平等條約。簡單說來，蔣主席對內，剷除封建割據勢力，統一中國；對外，抵禦侵略，使勝利歸我，此真曠古之民族偉人也。

(十)蓋世英雄 三國志曹孟德論英雄謂：「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曹孟德如此定了英雄之標準，曹孟德實自富之有愧，我們的 蔣主席，則對於軍政方面，不但智謀深遠氣概宏大，他的政治與軍事則得力於大學中庸，大學中庸爲我國高尙政治實典。 蔣主席精神而融貫貫通之，以至誠破天下之至偽，以大公攻天下之太私，他不但智謀深遠，氣概宏大，功業彪炳，對於古代政治哲學又具身體力行，如提倡新生活運動，發揚禮義廉恥等，是其著者。吾人荷依歷史通例，以成敗論英雄，則其種種事業之成功已足當之而無愧，況來日方長，建國大計，猶待領導，吾人固當本「抗戰必勝」之經驗，更進而寄予「建國必成」之期望，以建民國，以強大同，方可無負 蔣主席領導吾人之苦心。今當 蔣主席六秩花甲榮壽之前夜，特披肝胆，用表擁護最高領袖之熱誠，并以呈示國人，同申尊敬。筆者於此，謹祝主席政躬康泰，與中國之命運共同進展，似爾斯馨，如松之盛，五萬萬同胞，與有榮焉！

樹膠業前途樂觀

官愛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的今天，世界各國，莫不積極致力於建設事業，以期復興與經濟增進國家底實力。予是一般大企業家，尤其經營樹膠業及樹膠生產者，也積極準備，或大量收購或大量生產，當戰後的樹膠生產無法考查以前，美國貿易部，對於樹膠的產量，非常擔心，以爲戰後的遠東，尤其英屬各地，所產的樹膠，無法應付戰後英美及歐洲諸工業國家的龐大需求，所以在馬來亞一經收復，英軍政府，即設立樹膠購買組，以每磅十便士(即每担四十九元一號煙片)大量分別收購，同時對於樹膠的輸出，予以限制，准許商販將膠售予購買組外，絕對禁止輸出任何地方，而購買組所收購的樹膠，則輸往英倫，由英倫轉售與美國。英當局施行這種限制與收購政策，一方面深恐英美本身將來缺乏樹膠原料的供應，一方面又可易取美元的外匯，以免影響英國財政地位，這種措施，固極適當，然而戰後，一般樹膠生產家，鑒於日趨佔三年餘下，園地荒蕪，雜草叢生，同時煙房，工廠俱已破壞，處此百物騰貴中，而一切膠園用具，購製亦非少數，於是一般膠業生產者，咸認爲每磅十便士(即每担四十九元一號煙片)活價太低，所以無法大量生產。迨於今年六月間，英倫舉行英美樹膠價格會議時，英當局雖然極力強調提高樹膠價格，然而美國始終抱持「吃飽買飽」態度，以討價還價！考美國不肯予高價收購原因，一方面固由於人造膠的發達與成本低廉(每磅約美金一角二分叻幣二角四分)一方面顯美國戰後經濟困苦，亟需美元外匯，然而英當局，爲看樹膠業生產者的種種苦衷與迫切的要求，所以力爭提高價格，以維持膠業生產者的生活水準，結果美國以折衷辦法，訂立由本年七月一日起，每磅由十便士增至十四便士(即每担四十九元增至六十六元五角一號煙片)同時法，荷等國，亦與美國訂立協定，同意以每磅五角叻

幣之價收購於本年下半年供應美國十四萬五千噸，在此數額中，而馬來亞分佔九萬五千噸，其餘則由荷屬東印度，尤其是馬來亞一經膠業生產者，獲得是種消息後，莫不紛紛開割，以期大量生產，維持生活及尋求利益。而蘇島，南運等地的所有存膠，亦源源輸入星洲，板城各口岸，因此樹膠的數額，突然增加，終使馬來亞所分得之九萬五千噸，僅短的二個多月中，已達到原定數額，當時美國鑒於在馬來亞所應得的數額，已經達到，遂決停購，而英國貿易部，處此情勢下，亦暫時收購，於是馬來亞一經膠業樹膠界及生產者，一時無法拋售，而致跌價出賣，比比皆是，因此，馬來亞的經濟，頓呈枯竭，工商各業，咸遭重大影響。

於是英當局，鑒於樹膠以後仍源源生產，無論如何，必需尋求銷路與應付膠業生產者的迫切要求，乃於九月份中特派代表赴華盛頓參加國際樹膠委員會，討論購買今後額外十萬噸存膠問題，結果美英方訂定由今年年底以前，繼續購買馬來亞樹膠二十萬噸，每磅以美金三角四分，叻幣四角二分，(即每担拾伍元八角)包括在遠東各港口之船上交貨費用，於是英國貿易部乃宣布此二十萬噸額，係本年六月廿一日英美協定規定美國所購馬來亞九萬五千噸以外的多餘數額。

然而一經膠業樹膠界及生產家，咸認爲此次英美所訂立之新協定，採購馬來亞樹膠二十萬噸所規定的價格，實際上每磅已減去二便士(前次十四便士叻幣五角)每担實價五拾五元八角較六月間協定減去拾元，尙能差強人意，蓋樹膠已有人願予購買，雖價格降低，較之滯積無人購買爲佳，不過在此次的降價中，一般經營樹膠業及生產家，擁有存貨的，所受的損失，殊爲重大。然而在目前，馬來亞各種物價，仍居高不下，尤其糧食方面，更覺令人頭痛，所以在此情勢下，一般大園莊生產者，實苦於繼續開割，差幸此次華盛頓所行之樹膠聯合委員會會議，鑒於今後樹膠有大批生產，業經同意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起，實行取消樹膠統制，但一般眼光遠大的膠商，俱認爲樹膠自由貿易已經決定恢復，當能予樹膠業者以相當自由，以恢復其穩固基礎，蓋此次樹膠降價實不足作爲今後膠價之標準，如樹膠銷路之國際分配定得合理與今後樹膠市場任其自由開放，歐美各工業國家許其遠東各地購買所需樹膠，深信今後膠價不但不再減低，且有高升的希望，況目前美國各廠家，需用天然膠數量極多，故今後無論如何樹膠價格均有增加的可能。

考目前樹膠價格之不能提高與銷路之滯積，其最大原因，係美國人造膠生產的發達及成本的低廉，(每磅，美金一二分叻幣二角四分)因此，天然膠在目前之銷數，美國僅佔總數三十巴仙，而英國天然膠銷數爲八十巴仙，然而除了數種特別用途外，天然膠的銷路，不久將佔一百巴仙，因美國輪胎製造家及其他使用膠者，決不容許天然膠有是種差別，良以天然膠能製成較佳之輪胎，是以美國各廠家對於天然膠極感需要同時亦不願用人造膠製成之輪胎，被英屬天然膠所製成之輪胎所打倒也。雖然美國人造膠廠，在目前有六大家，每年約可生產六十萬噸，但其前途，終受影響，原因所製成之輪胎，遠不及天然膠所製成之堅實耐用，且最近美國某廠家表示意見謂：「美國專取天然膠而不取人造膠，事以每磅十便士或廿四便士以購買天然膠，而不願免費取得之人造膠……」。由此可見人造膠前途之悲觀，可以斷言不過，在目前馬來亞，各種物價及糧食，仍相當昂貴，一俟百物降價時，而大小園莊，當儘量生產，以求利益同時馬來亞之繁榮，亦可預卜，況由一九四七年起，取消樹膠統制，歐美各工業國家，自由到遠在各地採購樹膠，故樹膠價格前途之高升，確有可能！即樹膠之前途銷費，亦必日益增加，試看，美國在本年最初七個月中之銷數，已造成一新紀錄，總共五十六萬九千六百七十五噸，內有天然膠十萬零六千五百八十二噸，去年同時期之比較數，則爲總數四十九萬一千九百卅八噸，天然膠六萬九千二百七十二噸，由這看來，深信美國今後對於天然膠的銷路，當與日俱增。

總之，今後樹膠統制，業經取消，今後英當局假如切實予歐美各工業國家，至遠東之英屬各地，自由收購，或准許中，蘇兩國將來亦可英屬各地收購，則樹膠前途的暢銷及價格的高升，當在意中，況蘇聯在一九四七年中，所需用的天然膠數量，最低限度爲九十萬噸，同時蘇聯因氣候關係，人口中約有半數需要樹膠製鞋，故今後蘇聯，對於天然膠的需求，亦佔相當位置，雖然蘇聯在南部種植樹膠，但欲得相當的收穫，則非經過二三年時間不可。因此，天然膠的價值，在現階段下已躍居於重要位置，所以無論如何經過相當時間，其前途必定樂觀。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於吉隆坡

孤零的鷄雛

爾遜

(一)

那是一個燈光閃閃，雷聲隆隆，難以堪風驟驟，門窗畢畢拍拍的午夜，天圓蓋下盡是黑漆一團的駭人，雨快要下了，可是還沒有下，我的男主人從臥榻上倉惶躍起，捻亮了電燈，四圍才透出薄光來，他推開了門窗，又步至廚房，開始聽見我破啾的悲鳴叫聲，在他的眼前步聲裏，在微弱的燈光下，隱約可見他的巨影，在他驚異的表情上證明他已注意到我的悲鳴必有其故，當他再捻了斗室中的燈光時，他俯身到我們棲息的籠籠邊，突見籠籠微開，壓在籠蓋上的大木塊已橫到地上，而我已攀上籠籠邊頭以長鳴，在我驚戰之餘，照見了主人，心裏不知是悲抑是苦，我的叫聲因之越來越响亮，但總無味味的和聲。

他相信這決不是我力量所能推動，也決不是我的異族朋友——小鴨所能使然的，在他起伏的心裏意識到事情不妙，但尚未到刻發現傷心慘目的慘劇，當他伸手到籠籠底去探察，裏面只發出沙沙的稻草聲，再在周圍搜尋牠的去處，不，在他的意識中他認為毛羽雪白，扁嘴長頸，紅趾黃蹼的牠——我的朋友小鴨，必因多古古了，他驚起昨晚耗子已纏繞形過，唉！牠一定是發生不幸了，可是他不敢馬上發出悲鳴，他從我們所住的斗室中向沐浴房，廁所直至天井……等處都遍尋過，他照見一隻肥美的澳洲種，馬來種，唐山種的同胞，雖然站立於天井中特製的木欄上，並無異樣，可是當地回頭觀察，重蹄足回到斗室的時候，他驚呼昏倒了，他發現我的朋友，倒在血泊的水溝裏，頭是擱直，兩腳又傾小翅下邊鑽穿一個半寸的大洞，肉是被暴力所奪去了，未乾的鮮血染在他雪白的羽毛上，丹朱鮮明，這時我的主人，他驚慌失措地奔了過來，他看見他而失了作用，不禁大呼一聲：「媽！然後不期而然地低身把牠撈起仔細一看，牠的五臟也都搜取了，身軀的另一面也鑽了二個小洞，牠於是憤恨地又接連喊了二聲：『媽！媽！』這時我的女主人被牠的叫聲驚醒，十一歲的大女兒亦跑過來，揉着惺忪的睡眼，親我悲哀的求救，趕緊抱住我，旋從她的懷中放下，帶着悲泣的聲音，急步向她的母親房中去。

『媽！小鴨死了，小鴨子死了，被大耗子咬了一個大洞，』牠的聲音就急地響約中可辨出嗚咽的告訴。

『呀！小鴨……耗子怎麼會跑進來的？沒有把牠們蓋好嗎？』女主人從床上躍起的疑問。

『……』

『是陰溝沒有塞上蓋子，誰沖洗水溝忘了上蓋……』男主人於發見陰溝的蓋子洞開後，恨恨地說。

『媽！我們命運註定沒有個養鴨子的福氣，』大女兒在啜泣着怨憤起命運來。

『媽！記得在兩兩時代，我們住在中峇魯時，離院房子矮小而黑暗，可是人們養着千百隻的雞鴨，從沒有什麼意外，我們也會養過這類的，最後也僅是剩下二隻鴨子和一隻小雞，而桃姐還說：鴨子快可以湯了……豈知一夜裏那肥美可愛的竟被暴力所擄獲了，剩下的也是一隻孤苦零仃的雞雛……唉！媽！這豈不是我們沒有個鴨子的福氣嗎？』她說了，呼吸更緊那，幾乎最後二句聲音都不大了了。

『媽！你那時說的是什麼房子矮小，擠在水門的地板上冰冷地受凍了，現在離來此地，地方寬敞有草坪，有嫩地，也有特製的小籠兒，有自由新鮮的空氣，溫暖的生活……然而結果還是剩下這一個孤雛！唉！……』

『什麼？你沒有把陰溝蓋子塞好，反而怪什麼命運不好來！』他的父親厲聲地打斷她的話。

接着沈默了一陣，他伸手把我抱着，然後撫着我疏落不全的毛羽，我的叫聲漸漸由而而斷，由大而而低弱下來，但當他把我重放進籠籠裏去，蓋上蓋子，又加壓上木塊時，那恐怖的情景又襲擊過來，我又在狂叫了。我破啾地叫鳴着，慣常就是咪咪的和聲聲，啾！啾！啾！啾！是我們平日生活的韻調，節奏！可是現在我歌而無和，我呼而無應，我深深地感到悲哀：恐怖！……我更恐懼在黑暗之中又來了一陣暴力的襲擊，無疑的我的生命也會似我的異族朋友一樣遭悲慘的結果。

『唉！可惡的耗子，你的神通廣大，生性殘忍，一個無辜的小生命就這樣犧牲在你暴力威脅之下，做了你的戰勝品！呵！天快亮了，我得替牠報仇，仲冤，直搗你的巢穴，為橫行者戒！』這是我男主人於離開我時一段咬緊牙根沈沈的悲語。

我還在啜泣着，在我的男主人出了這暴力摧殘的傷心之後，我的悲鳴之聲，一直嗚嗚地達到天明。

(二)

東方露出魚肚色的白光，天亮了。男女主人也都起來了。大女兒及兩位小男

孩都上學去了。最小的女孩在嗚呼『媽！媽！』了。

大女兒把我放出籠籠來時，各籍的長短都帶出去生活了。只有孤苦零仃的我，毛羽未豐，身軀矮小，嗚嗚地在悲鳴。

昨夜被暴力摧殘的異族朋友——小鴨的屍體，由大女兒拋入垃圾箱中。女主人發可憐地嘆道：『把牠放在箱中蓋着，不可拋入水溝裏，或埋在地上，免得殘忍的耗子……』

今天我不能再外出了，沒有同伴，欠人照顧，往日破啾啾的對答，煙消雲散。人生真之味呵！我茫然，我悲哀……往昔一幕幕的生活實情在我的眼前活潑。

我是一個未滿二個月，天真爛漫，不懂世故的雞雛。在母親解出人世以後，就離開了牠的慈懷——迄今我還未曾知道牠是誰哩！我還清楚的記着，只有三個同儕年紀的小朋友及二個黃毛羽的異族小朋友——鴨子，一塊兒被活到現

在的主人裏來。

我們一跨進了門檻，就望見比我們年長約二個月的馬來種一雌一雄的同胞，遍體烏黑，嚇得我幾乎跳起來。

越了幾天，那馬來種的小雞雛已能發出短促的啼聲，誰知道這一來竟引起耗子的注意，耗子在這兒是橫行無忌大肆淫威的；於某一天的中午，小雞雛竟被一個大耗子撲攫而去，剩下雌的一隻和我們混在一體生活。眼看着她慢慢地長大，現在可說是我們一羣中最高個的一個。

一星期又過去了，主人又添進了二隻雞雛，三日後，又增加了二隻，大小一共是九隻，另外二隻小鴨子和我是足一打。在一個有花園，有草坪的小洋房中過日子。

我們五人——連小鴨是在特製的小籠籠裏，他們是在天井中特製的木欄上，他們六人之中，有三種不同的種族，混在一處。三隻澳洲種，毛羽都是灰白而嫩入少許金黃色；身軀魁偉，舉儀不可一世。日間進出常在一體，夜宿也棲在木欄的另一端，喜吃魚肉之味，三隻是唐山種，狀至溫柔，不願澳洲種

之雞趕起，個子也矮小，但很伶俐活潑，有東方人一種和愛的姿態。另一隻就是馬來種，純黑色，身軀頗長，頗高偉，而性甚殘忍，常雞在唐山種中備遊覓食，而和澳洲種亦不相容，常因爭奪食物而彼此互相逐逐。馬來種從表面上看去似乎可以與澳洲種相和，然常受唐山種的剝削。

牠們雖生活在同一的團體裏，同一的環境中，可是界限分明。當澳洲種所在的地方，唐山種即另聚於草坪的角落，遇着主人飼以食物的時候，如澳洲種先在，則唐山種必徘徊其側，不敢遽然趨前；間時或爭啄之，必起而爭鬥，假使唐山種捷足先登的話，則澳洲種必退而避之。雖則小主人們時常逗玩牠們，喜歡聚集一處，而牠們總是飛騰不定，繞園疾走而叫鳴。至於我們除二隻小同伴不幸先後夭折外，餘下來的僅有二隻異種的小鴨和一隻頭上患瘤的小同胞吧了。

我們四人出入相隨，雖非同類，性情各異，但我們共同索食，嗚嗚啾啾，從未分離，每遇見澳洲種，馬諸同類，則避而避之，牠們雖欲威施或有所侮辱，也無所避。所以於草間時隨地都有我們的踪跡。在小主人中 smallest 的一個，時常喜歡捉弄我們，不幸得很，異種小朋友中較大的一隻竟被牠緊握着頸子而撕毀其嘴，而殞生了。甚至小翅勝也被拉下分為五馬分屍，真是惡作劇了，接着過了三四天，我的同胞又因疾病，行動艱難，一不留神又被耗子活捉，因此剩下来的只有我和異種的小鴨了。

在不幸的條件接踵而來，我們的小羣，只有我二人相依爲命了，因此我們的感情也格外濃厚起來。牠生性喜水，喜歡暢游，我也跟下去，但牠會浮身而泳，我卻不能。有一次牠乎把我溺死，幸得第三的小主人把我拯救出來。在我恢復知覺之後，遠聞咪咪的呼聲，我知道我的朋友在尋找我，我連飛帶跳地走過去，嗚嗚啾啾又很熱烈地聚在一處，我和牠生活在一體，受牠的影響很大，牠食時總是向水中低頭去尋覓，我有時也模倣牠，可是得不到食物，我又發覺牠的嘴頗大，我的却尖而小，牠的身軀也比我爲長，足有薄膜，牠能入水也能飛躍，我覺到牠的偉大，我依賴牠，有視之如慈母，我雖受牠的影響致使我變成一個禿頭赤身的小子，可是我的健康却一天天地茁壯長大。

說來痛心呵，牠有溫柔的性情，也有同情心，正感感，牠時常引導我到人們所不到的田野，河畔，有時一前一後，有時肩並肩而前，親親愛愛，有如母子，又似導師，有如益友，又似夫妻！呵！我們彼此呼聲雖不同，而其鳴則一，牠依賴我，我也倚靠牠。記得有一次在米食草叢間，遇着一隻耗子向我們撲來，我鼓起勇氣，直前抵抗，竟嚇退了勁敵，接着我又跟牠搖搖擺擺而去，可是每遇到同類的牠們，只得躲避一隅，我曾受過牠們其中任何一人的撲啄，猶入骨髓，發料而不敢動，想到我友遇到這樣的慘劇，未嘗不是太懦弱，而無尖銳的嘴與之抵抗的緣故，但我真不明白，牠們總是強凌弱，大欺小，牠們雖非同類，可是給予我的印象，只是互相殘殺，傾軋……

我們雖非同類，性格各殊，習染不同，聲音迥異，但我們能互通聲氣，有鳴必應，有歌必唱，能一體生活，親親如母子……唉！我真不忍再想了。我無辜，我無辜，我無辜，無辜無辜……我仿徨……我還時時嗚嗚！但聽不到咪咪的回聲！我只能從小主人那裏得到食物，緊隨在小主人的身邊，當牠們捉弄我時，我又發出格格(口旁)的可憐之性聲。

我在小主人的保護之下，毛翼漸漸豐滿起來，我會飛，也會飛，我的聲音已變成格格(口旁)，只要在我嗚啾叫鳴之後，天就發亮，一切的光照，都被驅走，一切的強凌弱，大欺小我都無所顧懼了。

……現實……

生財有道

蕭颯

阿瑞伯大清早起來，兩盞老庄白蘭地酒，身子似乎有點飄飄然，太太給他的腰帶子也不想吃，獨個兒坐在櫃檯裏的貴妃椅上，雙手攏住生滿鬍子的大肥臉，針硬的貓公鬚刺得三個金介指的大毛手發癢，氣吁吁地，漲紅着大肥臉不亞於新頭良文龍向來的鬍公，一對深藍的老鼠眼，意識的呆瞪着櫃檯面上的X報，「瑞記信局專理民信匯款匯價公平回批快捷……」的廣告吸住他醉迷的眼光，於是，列着兩排粗長金牙的鬍嘴不禁浮上一層會心的微笑。

「唔，近來黑市米價大漲，一號禮拜日下午已漲至九元錢一千冬，甘榜糖米一千冬也要七塊多……唔，待老子把收來的信款先做一兩幫米生意倒合算哩……哈！祇要放着李阿瑞不死，天大的機會都有法子……」

「這會熱陶朱致富的商場老將真不錯，他見近來黑市米價大漲，認為良機不可失，便靈機一動的想把收來的信款作做黑市米生意的資本……」

「看這兩天的市情，黑市米一定還有再漲的可能，唔，一定對路，——一定對路！」

「哈哈！一定對路！」他愈想愈得意不禁笑出聲來，用力把櫃檯一拍，蓬的一聲震倒了掃牙的石灰來，「呀……」他驚覺過來，扶起它，依舊沉入霧靄的興奮的思域里……

「他媽的，銀行掛牌風帶一萬收八塊錢，且限制最多匯額不能超過四十五元，我瑞記黑市米收六塊半就夠了；再不漲六塊也收，而且愈多愈妙，那怕這些山芭佬不上釣！」

「呀……今晚又得跟莉莉樂一下了，她娘的，真夠味兒，哈，賺了這許多黑錢不拿點來瓜瓜瓜……」

「漲紅的大肥臉比剛才更燦發了，這個離已上了五十年紀而仍壯健如牛的老頭兒，在酒力發作下由生意轉到色情的慾念上去了，於是昨晚在「月宮」抽莉莉大腳牌的一幕又如電影般的湧現在他醉迷迷的眼前，

「哎，真討厭！」她給他一個並不熱的耳刮子，罵聲也不高，接着又撒起嬌來：「頭暈到底買不買呀？沒錢半「加納」的鑽石我可不要哩！」

「好啦，好啦！明晚就定來……我好好寶貝，真使人愛的！」大毛手開始在短襖褲裏游擊起來。

「明晚不送來別想有你的命！」

「又討厭又可愛的老貨！」

「莉莉，七十五號兩碼雪鞋，一枝軍用……快呀！「隔牆有耳」聽過一類似如滾的剪水秋波。

「恩（口旁），來了！」莉莉看着臂膀的旗袍影子在他迷（目旁）成一條綫的眼底消失了。

瑞記信局裏真撒下火熱的煙，街心騰起陣陣熱氣，人羣車輛熙熙（手旁）來往，瑞記信局裏，無情的烈日在人力車夫的赤背上跳着輕佻的舞，偶爾一輛笨重的瑞記信局車，刮起一堆迷迷的黃塵。

狹隘的瑞記信局店裏，今天空前的擠滿了流着汗的人們，每個紫黑而流着着汗的瑞記信局店裏，都顯出一會香艷急迫的神色，真難得呀！樹膠有價，匯水便宜，聽說銀行匯國幣一萬要八塊錢，而瑞記信局祇收六塊半，那個不爭先恐後來瑞記匯款呢？

悶熱的空氣，瀰漫着一種難堪的汗臭，但這些他（她）們似乎完全不會感覺到，阿瑞伯赤着膊露出一身黑着青筋的白肉，在櫃檯裏忙得不亦不乎的，新請來架着千二度近視眼鏡的財副阿明坐在櫃檯裏另一張貴妃椅上動不動的煞像座佛，低着頭在寫收據。

「頭家，我匯國幣五萬，福建龍巖……唉，我好幾個月沒有匯錢給老娘了！」

「我也匯五萬，阿頭家，廣東梅縣內村……」

「阿瑞伯，我想匯二十萬，算便宜點吧，六塊二都可以囉……」

「頭家，我先來，你要給我先收才公道呀……唔，匯十萬，廣東大埔落落……」

「喂，歪你媽，我也先來問我先收咯……我匯五萬，廣西桂林……」

「我也匯……」

「恩（口旁），恩（口旁），慢來，慢來！慢來，先來先匯！」阿瑞伯忙得如沒了頭的蒼蠅，連偷手抹汗都不可能，料着大毛手把一疊一疊的青老虎紅老虎掛張開血盆大嘴的抽屜裏。

「今天匯錢時到得唐山呀？阿頭家！」

「很快，很快，最遲二十天，四十日內包取回批——恩（口旁），不用掛心——他一面熟手的數着鈔票，嘴裏也滑溜的問着不知那一個顧客發的問話。

「我等半點鐘，阿頭家，你給我先收吧……唉，我的小狗子有病，家裏的大媽也快餓死了，一個個矮小得像水桶的村婦，懷裏抱着嬰兒，在擁擠的人堆後面向高大的櫃檯上放出央求的眼光。

「唔……就來！就來！」他從櫃子裏發出聲響，一面對那隻手慢腳的才副的聖明狼狽地（目旁）了點頭：「快點寫，不是叫你來考秀才呀！」抽插着的大肥臉氣得鐵青。

「我的阿瑞伯如果不死的話多好，八號紅毛膏，唐字也寫得來，手脚又快捷，還要請這個六十大元一個月的做補幹什麼……」

阿瑞伯于大忙特忙中倒思憶起三年前偷槍走去當三星軍而死在山芭裏的大兒子來了。

太陽像退休的老戰士，變得溫和而軟弱無力了，斜照從街心的遮里樹梢透進過點金光，映着瑞記信局的金字招牌，耀耀奪目，如臨滿陽的市僧道人使露的金牙，店裏的人潮早已退去了，阿瑞伯背脊上的汗却還黃豆般的大，他用厭惡的目光送走了放下歸家的才副阿明後，才慢慢的打開裝滿了鈔票的抽屜，一張一張的數個呀。

五十一：一百：二百：五百：一千：二千……他微笑着，溫柔而又小心的撫摸看它們，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樣，於是熱熱的心又開花了……

了，這久來黑市米價已由七元多一千冬漲至十一元多一千冬了，瑞記信局每天都門庭如市，生意好不熱鬧呀，但這兩天來形勢却有些不同了，不但生意比較差，而小小的M鎮上日來竟發生着一種流言：「瑞記跌價收信款，把收來的錢全數拿來匯黑市米」，當這些傳說傳進阿瑞伯的長耳去時，他老人家心不禁打個顫，當然，這些流言並不是空穴來風，阿瑞伯自己肚里是顯亮的，他起先有點不安，但一想到天大的事情總有法子辦時，他老人家也就釋然于懷了。

又是一個天清氣爽的早上，阿瑞伯吃過早飯照例在大櫃檯裏走着方步，兩眼有聚（目旁）着直視在店口的街路，不時放射出搜索的光，彷彿是總吃不飽的兇狼，在嗚嗚着前來送死的獵物，本來就紅潤得很「可以」的大肥臉，此時更顯得富氣剛剛了。

街衢依舊在熙（手旁）攘着，一切都和昨日以前一樣的如此這般，然而，瑞記信局的店口却靜悄悄的不見半個人影進來

，每天此時已忙得不可開交的才副阿明，而今却安詳地跳起雙腳在櫃檯面上，哼起那副滑稽的春天裏來。

這樣一來，聰明機警的阿瑞伯已意識到這種意外的局面與日來街上的流言不無關係了，可是，他老人家並不十分擔心眼前的不景勢，而腦子正在縝密的盤算着怎樣應付不久的將來底惡劣環境——

「唔，倒需要好幾個法寶來對付那些山芭佬呀！」

當他四片粗長的睫毛雙雙急迫的交戰了幾分鐘以後，他笑開了，因為他的肥臉袋似煉丹爐般的已短了短短的數分鐘內煉就了好幾個「法寶」，準備對那些山芭佬來一個放一發，來兩個放一發。

阿瑞伯正在厲兵秣馬嚴陣以待之際，突然，一個穿大成藍衫褲的影子閃閃躲躲了進來，粗粗的三角臉，他一見便知道是那黑二十萬塊的「法寶」，準備對那些山芭佬來一個放一發，來兩個放一發。

「喂，阿頭家，我匯款的回批到了沒有呀？而今很多人說你把我們的血汗錢拿去匯黑市米囤積居奇呢……你的心幹嗎如此黑？」那粗傢伙一進店便劈兜兜的發着連珠似的問話。

唔……瑞伯喉嚨裏先湧起一陣「過板」聲，然後慢吞吞的說：「阿九哥，好早呀，甚麼事？與（口旁），回批嗎？差幾天就要到了，你不用擔心；別輕信謠言……我瑞記信局是二十多年的老字號，從不曾挪過人家生文的信款幹黑市；這點請你放下一千個心……恩（口旁），阿九哥，我們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你別受人愚弄，是聽不得的……」

「黑（口旁），請首，個個都說是千真萬確的事，喂，李阿瑞，別把心肝放在腰間呀，賺了那些傷天害理的黑錢，生的兒孫可防着沒有屁股孔呀！」

「唉，你真過慮了，我李阿瑞活了這一把子難道不明白這些？難道不要後代嗎？」

接着又湧入一羣山芭佬，他們雖然仍如以前一樣每個黑臉都掛着汗珠，吁着氣，但心情却完全兩樣了，以前是歡愉的希冀的，而今却是憤怒的仇恨的。

「頭家，我上你的大當了！」

「李阿瑞，你想吞我的賣錢錢嗎？」

「我家的老娘快餓死了，你為甚麼如此狠心？」

「我的三張青老虎紙是五年前存到今的呀！」

「真豈有此理，人家的錢都想吞，死不盡的好雨米蛀虫！」

你一劈，我一句，他們像一羣咆哮的餓獸，將分吃一個冒信書筆的狡狼。

「喂，喂，你們聽我說來，聽我：解釋解釋！」阿瑞伯的大肥臉變成豬肝

……

……

……

……

……

……

……

……

……

……

……

……

……

……

……

……

豐富，辦事認真，決不許辭職，特推我們兩人向市面商議。村裏的人都喜歡你的新聞演說，學生尤其信仰你，這以前所沒有的現象。他們還派代表來見我，要求董事會一定要挽留校長，假如校長去了，他們恐怕有很多人也要轉學。你交給我的計劃書，明年都可以照辦；教員方面有不合作的人都可以辭掉，由校長去聘請個出色的人物來帶班。——譬如王可畏先生，實在太不成話，本來也是因為物色不到相當的人才聘了他的，他雖然有失財做他靠山，可以不睬他。小王如果古里古怪，不肯盡責，也可以辭退，我們不替他是誰的親戚。我老早就覺得很多教員不合格，但又因為難於找到人才，所以一直拖了下來，現在可以任憑校長去處置。圖書，儀器，用具等儘可添置。經費不夠，在年假裏可以動手募捐，除了本埠，還可以到外地去募。我們學校開辦了十多年，從來不曾向外頭捐過錢，我們倒被別人捐去了不少款子，所以說的話，成績一定不壞，多不說說，三五千是拿得準的。總說一句，校長一定勿走，有什麼困難，我們儘可商量，我一定盡力去做。我本來不識字，吃了許多苦頭，後來拼命抽空學習，才馬馬虎虎可以應用。十幾年前，此地會說普通話的就沒有幾個，但是住民很雜，廣府人也有，閩南人也有，福州人更多，大家話言不通，非常不便；廣府人不要學福州話，福州人也不要學廣府話，大家咕咕呱呱，像一羣鴨子一樣。大家都想學普通話最好，最便利；可是那時要找一位教普通話的先生就極難，後來沒有辦法，才把一個外江人——算命先生請來。你想，好笑不好笑？」說着，他就真的爽朗地笑了起來。他是看到事情社會，一切都進步得很快而感到的快活。他不想人家有掃帚的餘地，又隨時接看說了下去：「我們初來時，這兒就是一片大山包，看了，你真會頭痛！但結果給我們華工開闢成功了，現在已經變成一大片的樹膠林了。學校以前是極簡單的，那裏有現在的規模？自然，現在是很簡陋，不能和那些大城市相比，更不能和祖國的學校相提並論了。校長是剛從國內來的，我們的學校你一定看慣了，但是我們可以一步一步做起，總歸是會進步的。校長，你不用灰心吧！」

樓鵬程笑着，流着汗，徐文心對着這一位剛脫離苦海的長者，想起他一生的功績，不禁油然而起敬，正想答話，但文書樓與金又接着說了：「校長，學生是一番熱情，我們也是一番誠意，你千萬走不得！照你的計劃做下去，我們的學校一定大有進步的；那不但本地人的幸福，也是你自己的光榮！」他底眼光是那樣善良，聲音是那樣低微，正顯示出一個安分守己的好好先生。——他柔順謹慎的性格，和樓鵬程的剛毅勇敢，恰好是一種對照。

徐文心看了這種情形，感到自己勢非打躬辭意不可，他說：「兄弟辭職本是不不得已的，剛來一學期就走，也太不像話。董事會既然可以接納我的計劃書，我也沒有走的理由。不過自己知道能力太薄，恐怕要辜負大家的好意吧了。」

「客氣話不必說，我是一個租人，一向是不懂客氣的。校長既然答應做下去，我還要趕快去回學生，讓他們快活快活！」這老頭兒竟那麼天真，一站起身就奔向門外去了。

學期試驗的日期還沒有到，王可畏已先自考試，請假到鄉間的區埠散懷去了。——這是他先被制人的一着。可是東西並沒完全搬走，只把房間鎖了起來。在年假裏，教員都得到解放，可以閒散一下；惟有徐文心恰恰相反，爲了計劃及實施明年的種種改革，比平日更爲忙碌。

爲了改造教室，修理校具等等，特地從數十里外的市面僱了一個木匠來做短工。一星期間，工作大體完成，只剩下王可畏房間裏的板壁和地板還未修補。這是頗成問題的：修呢？房門上鎖，不修呢？事實上不許；等以後再修吧？本地木匠難僱，不是可以招之即來的。徐文心想了又想，踟躕難決，和白劉兩

位同事商量之後，才決定必須順便修理。

「那麼，房間怎麼開法呢？」徐文心問那兩位同事。
「他房裏樓與金家裏去借一串鑰匙來吧。」這是白於玉的意見。
「他房裏不知有多少東西？將來如果報告起我來，可不麻煩？」
「他女兒考完才走，我看他們被書都帶去了，只剩下個笨重的衣箱和一張寫字檯，難道還留下甚麼金銀寶貴人家傢俬？」校長，你胆子也太小了！」
「老實說那個人詭計多端，刻薄成性，有甚麼事他做不出來的？」
「校長，說不定他敢說謊呢！你不怕坐牢嗎？嘻嘻嘻嘻……」劉雪嬌也表示了意見。
「劉先生，你也太看輕王可畏了！他雖然脾氣壞，但究竟是一個基督徒，對上帝他是不敢不敬畏的！而且他究竟也是一個中學校員，人格總不能不顧吧！」白於玉又轉向徐文心說：
「校長，我想最妥當的辦法是這樣：叫木匠來開鎖，開門的時候，可以請樓鵬程來做證人，把東西移過隔壁房間之後，當時上鎖，把鎖匙隨即交還董事。這樣一來，手續可是不清白？並不須你來動手——開鎖的是木匠，搬東西的是學生，監督的是教師，還有甚麼可以誣陷的？」
「爲了公事，不得不這樣做：開學時新教員就要來，如果見到只有他那個房間破爛不修，不但他要埋怨人，我們也覺得過意不去的。——也許是我的過慮，王先生想不致於卑鄙到這種地步吧？」徐文心認爲白於玉的辦法可行，也就決心做去。

「校長，不要緊的，你去坐牢的時候，我們可以送糖果餅乾呀給你吃的。嘻嘻嘻嘻……」劉雪嬌說完話，常常嘻嘻嘻嘻地笑了一陣。
「爲了吃了你的糖果餅乾，我真想去坐牢呢！哈哈……」徐文心也陪着笑。
第二天，事情便照着計劃做了。爲了慎重起見，徐文心上報告了董事長。董事長——樓鵬程說：
「校長，你這辦法是對的。老王知道不能留任，故意留了點不關緊的東西在房裏，把房子鎖了起來，讓你們不能使用。他當時回來呢？誰也不曉得，一年半載說不定！」
但是，事情偏偏有出乎意料之外的：一星期後，王可畏卻從區埠回來了。好傢伙虎找到了羔羊，一刻也不肯放鬆，馬上換了過去——王可畏一見了徐文心，劈頭便問：
「徐先生，樓鵬程先生打給我電報，說你開了我的房間是不是？」兩隻牛眼對着兇光，彎角掛着鼻涕；說到樓鵬程三個字時，還特別提高嗓子，這明明是暗示說：「你瞧，他也是站在我一邊呢！」

「是的，王先生，爲了修理，不得不開了你的房間，對不起得很！」徐文心看了對方的態度，已料到將發生甚麼事情。他心裏想：「媽的！果然不出所料，瞧你變一套甚麼的戲法吧！」
「徐先生，那你看：我抽屜裏有四百塊錢，你要担保無事才好！」王可畏笑得得意洋洋，心裏在說：「哈哈！你果然上了我的當，讓你吃些苦頭去吧！今日你才曉得我老王是不好惹的。」
「那麼，我們得趕快到學校去看看，銀錢的事是不好玩的！同時也要將你東西搬回去，新教員一兩天就要來了。」樓鵬程對着王可畏說時，是滿臉嚴肅，心裏是充滿了憤懣，而露出了無聲的抗議：「你這個假君子！你這個法利

賽人呀！上帝是有眼睛的！」
「唔，有這樣的事？但是，我想就是有幾千幾萬也不會飛掉的吧？哈哈……」徐文心今天也學會了使用王可畏平常對樓鵬程說話時的武器——哈哈一陣。
「不過，我料想那款子一定沒有了！」樓鵬程明明是諷刺的口吻，王可畏却假裝不懂，露出驚疑的形色，急急問道：
「樓先生，你怎麼知道一定會沒有了？那可不是我自己的款子，是膳食部留下來的遺贈的，我怎麼賠得起？」
「王先生，你放心吧！你賠不起，徐校長更賠不起，但是我樓鵬程是賠得起的。」
王可畏想不出反攻的方法，只好一味裝聾作啞。

在由S市駛向南村的電船中，樓徐王三個人都極少說話，空氣變得那樣緊張，好像暴風雨來臨前那樣的死寂——在王可畏方面是實在覺得無話可說；而樓鵬程和徐文心兩人，都感到王可畏可憎可鄙，所以都堵住嘴不願開口。到了K中學，樓鵬程叫董事樓與金拿了鑰匙，一同去開放王可畏房裏的房間，並傳集當日動手的幾個學生，以及監督的教員和教師。這好像一齣戲演到「焦點」——自然，唯一的主角只是王可畏，其餘的人都是觀眾——觀眾的心理異常興奮，預備要來喝采鼓掌一陣。
開了房門，樓鵬程便問那些學生們說：
「你們來看看，這些東西的位置有沒有變動？是不是和當日安放的情形一樣？」樓鵬程，你也來檢查一下吧！」
「是的，完全一樣，一點兒也沒變動。」
「是沒有變動的。」樓鵬程跟着學生一樣回答。
樓鵬程又告訴王可畏：
「王先生，你聽，這些位置是絲毫沒有變動的。但是，在你未開抽屜的鎖以前，我們還得先檢查一下門，窗，和板壁，看看有沒有刀斧破毀的痕迹？」他們一起審視了一番，樓鵬程接着說：
「都是好好的，並沒有破損，是嗎？王先生。」
「那麼，再查查抽屜吧，看看鎖頭和木板有沒有損壞？」
王可畏被追得檢查了一番，又被問着：
「也都好好的吧？王先生。」
「唔……」王可畏無奈何地啞了一聲。
「現在，你可以打開抽屜了。」樓鵬程簡直成了舞台導演。
許多眼睛都跟着注視王可畏的動作，他開了鎖，把整個抽屜拉了出來，原來在抽屜的背後釘了個紙夾，他查了又查，空空如也，他露出了驚愕的神色說：
「哎呀，沒有了！四百塊錢不見了！董事長你瞧！」
徐文心和樓鵬程都會心地微笑着，其他的人都感到驚奇，暗暗爲徐文心擔心。

「是嗎？我早就料到沒有了！」樓鵬程微笑着說。這簡直是一柄匕首，一直刺中王可畏的心窩，他老羞成怒，把一股氣發洩在徐文心身上：
「你做甚麼要開我的房間，搬我的東西？你要找死嗎？你媽的……」
王可畏的牛眼睜得好像兩粒火球，他跟着唾沫，吐着口水，還用腳頓着地板，彭彭彭（口旁）……那樣子簡直像發了狂的野獸。大家都散開，徐文心也退到白於玉的房子裏去。
劉雪嬌向徐文心吐舌舌頭，俏皮地說

「你這假君子！你這法利

「校長，你真的要坐牢去了！你偷了王先生的四百元，也不來同我們分贖……」

「是嗎？我可以享受你的禮物了，哈哈！」

「噢，王先生真被你料中了，我想不到他真的敢這樣做法，這實在是太厲害了！」白於玉承認了自己眼光的錯誤。

「真神是存在的，上帝看見了！」徐文心也學了基督教的口氣。

「校長，三天內！三聖！Summons恐怕就要送到你手裏了！」劉雪娟這樣的猜測着。

「碰到這種人有甚麼辦法呢？也只好逆來順受；不過我生平不曾吃過官司，嘗嘗滋味，也算在生命史上添了洵爛的一頁！」話雖是這樣說，徐文心也只是聊以解嘲了，其實他最膽小怕事，不願意和人結怨。——但是性格却生成那樣倔強，不肯隨便妥協，因此不時感到矛盾的苦悶。

「徐文心約了樓慕仁來，意思想託他斡旋此事。」

「樓先生，你這次又替王先生介紹了位置，總算對他不薄，這次事情，料想他必會起訴，你可不可以勸告他一下？大家都公認人師，鬧出去不見得就有體面；而且他也不一定肯勝訴的，敗訴之後，豈不更留下一個笑柄？不是？」

「我來勸他是可以的，不過那個人脾氣那樣強，恐怕不會生效。其實也不必怕他，他沒有理由控告你的。」

「不久就要開學，那有閒工夫去和他磨嘴？可止則止，不然，也只好任他去！」

「老實說，他百分之九十九會敗訴的，樓慕仁先生是本區區長，政府一向信任他，看重他，有他替你說話，有事也化無事。何況政府也看重校長，教員和校長頗頗，已經佔了下風。徐先生又何必過慮？」

「樓先生也不妨勸他一下，能省事最好，不然也就算了。」

數天後，縣長的傳票果然送下來，控訴的罪狀是偷竊。

徐文心雖然明知不致敗訴，但總覺得上法庭是羞恥的事，能夠避免最好。但終於被迫上了法庭，他內心的苦悶是可以想見的。

法官是土人縣長，準備叫他「三王」，大家都知道他是個精明人物，素以嚴正著稱。大約有五十歲左右，由眼鏡後射着威嚴的目光。他問過原告之後，便問被告：

「王可畏，你偷了他四百塊錢，你承認嗎？你們兩人以前有沒有口角或者打架過？」

「是的，縣長，我們曾經口角過，這一回學校辭退了他，他懷恨，所以便藉口控告。有鑒於此，可以證明他的說詞：第一，我是校長，當然有權管理校舍，房間是借給教員住的，並不是王可畏的私產；何況他已去職，理應把房間交還我，但他故意留下物件，是明明存心妨害人家的使用。為了修理房子，我當然有權開他，並沒有侵犯別人的權益。第二，由閉房，移動物件，一直到鎖房，有好多人在場，而且有位牧師在場監督。鎖門之後，鎖匙馬上送還董事保管。門戶板壁，一切完好，證明不曾入竊。抽屜鎖頭依舊，也證明不曾失竊。王可畏如果真有那麼一筆款項，也不會藏在抽屜裏，他人已經到K地去旅行，箱篋也都帶走，爲甚麼會留下一大筆款項？他說是請食部欠人未還的，但請食部已結束了兩個月，爲甚麼賬目還沒清理？你可以問他和他來往的賬簿來查個究竟。第三，退一步說，縱使真有那筆款項，可是當他離校後，他的女兒還在那房子裏住了十餘天，有許多出入，爲甚麼他敢一口咬定是我拿了錢的？這不是明明無理取鬧嗎？……」

法官再聽取樓慕仁的證詞，他心裏早已明白了大半。最後他問了王可畏

和某商店來往的賬簿，發覺賬目兩清，並無拖欠情事，狐狸尾已便完全露了出來。

審問了幾次，最終判決王可畏無罪，徐文心無咎。法官當場警告王可畏說：

「你是堂堂一個教員，應當如何自重？而你却隨意捏造謊言，未免自損人格。此後如不悔改，政府必將取消你的教員資格！」

爲了此事，徐文心心裏實實苦悶憤懣，明明料到將授人以口實，却又貿然爲之，未免自討苦吃的說。雖然是水落石出，清白無損，終覺鬱鬱不快，如蒙塵垢。其實社會人士，大都深知王可畏平素爲人，關於此事，都在非議他的狂妄可惡，而爲徐文心抱不平。

翌年，樓慕仁當選學校的校長去了，王可畏也已去職，白於玉升爲教務主任，還聘了兩位新教員，徐文心以爲從此可以太平無事了，但又誰知事實時常違反了理想，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呢？

在第一次校務會議裏，新教員張騰雲提出了修正計分法的意見，白於玉誤會爲存心反對她，自尊心受了打擊，因此十分憤恨。徐文心雖明知是白於玉已遭誤會，憤恨張騰雲是絲毫沒有理由的，但爲使新校政可以順利進行起見，特地向白於玉再三解釋：

「白先生，實在是你自己誤會，張先生初來，怎麼會對你有甚麼成見？何況他還是我的老友，更沒有反對你的道理。我正希望你們兩位以後多多幫忙，怎麼好發生裂痕？請你去掉心中的芥蒂吧！」

「不！校長，我看張先生的態度非常驕傲，他反對我的辦法，明明是瞧不起人！我當過好幾年教員，校長和教務主任，也都担任過，難道連計分法也會不懂？張先生的講話，實在叫人難堪！」

「白先生，你說張先生驕傲，瞧不起人，這便是大大的誤會！張先生是個老實人，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不會轉彎抹角，也不會模稜兩可。他不過就事論事，貢獻意見，何嘗有甚麼存心？我是深知他的性格的，可以担保他絕無惡意。」

「校長，張先生是你的老友，所以替你辯護，其實我看他決不是出言無心的！」

「那麼，就算張先生一時失言，我代他向你謝罪吧！」

「假如張先生可以向我當面認錯便吧，否則我不會放了他的！他實在太瞧不起人了！」

「你認錯是朋友，就不能看在我的面上原諒一下嗎？」

「不！校長，這實在做不到！」

徐文心萬萬料不到白於玉會這樣度量固執，若果叫張騰雲向她當面認錯，這簡直是笑話，莫說他不肯苟同，而張騰雲也決不會出此，惟婦女與小人爲難，他覺得這話確有至理。他本來將以張向二人爲股肱，料不到一開始就有這樣的風波。女人多數小氣，「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他料到白於玉一定還會遷怒於彼，這便一來，說不定更會去勾結董事朱自聰；而那批教員——老朱的妻子，老胡的女婿，老林的媳婦，以及老宋，老陳，都將入其彀中；那樣自己不是更爲孤立嗎？徐文心想到這層，不覺心愈全灰！最後，他決定「任其自然」，可憐則爲，不可則已。

本來學生對白於玉的印象並不佳，嫌她偏見極深，因爲她是教會學校出身，從頭到腳，是徹底的基督教徒思想。譬如她上動物課時，關於人類的來源這一問題，便仍固守聖經的說法，而竭力反對進化論。——這不是落伍得可憐的麼？其次，她對待學生的好壞，也以是否基督教徒爲標準；是的話，課卷的分數便打得高，品行也包你甲等；不是的話，分數依品行劣運不算，時常還得受無

端斥責。

事前，學生們聽到將聘白於玉爲教務主任的消息時，曾一再表示異議：

「校長，白先生不配當教務主任的，誰會信仰他呢？她開口上帝，閉口耶穌，連進化論都要反對的，她忘記了這是廿世紀，是科學時代！在課堂上，她時常宣傳基督教，有時連課本都不管了。這種人最好當傳道師去！」

「你們不會受她的威脅，可見她並沒成功。從思想上說起來，她雖然落落伍。不過我看她服務的精神不錯，她既然願意幫忙，我當然不好意思拒絕的。到新加坡或國內去請教員嗎？好在張騰雲先生爲了友情的關係，願意從遠處的香港南來帶他。他是專門研究教育的人，也當過多年的督學，科長等職，經驗豐富，所以我特地請他擔任訓育主任。爲了環境的限制，名方面只好逐步改進，要一下革新是不可能的。」徐文心每次都爲白於玉辯護，學生一時也就不說什麼了。

爲了思想問題，徐文心把動物植物等科目調給張騰雲担任，而把數學調給白於玉。青年們的求知慾非常旺盛。懷疑的精神也特別濃厚，所以他們又向張騰雲提出了人種由來的問題，要求解答。

「但是，白先生却說這是荒唐的學說，她說人爲什麼要認猿猴做祖先？聖經上不是明明記載着是上帝用泥土製成人的嗎？她還說達爾文雖然創說進化論，可是他晚年時却自己認錯了，寫了一部悔悟錄；她說她還在外國雜誌上看到那文章呢！——張先生，白先生所說的是真的嗎？」

「老實說，在廿世紀的三十年代，還有人要提出聖經來反對科學，也未免太可憐了！至於達爾文的悔悟錄，慚愧不曾聽說過，你們可否請白先生將那書的原名抄給我，也讓我見識見識！」

張騰雲就是這麼一個心直口快的人，他只認得「真理」，不懂「世故」。可是這種人在波濤雲湧的社會裏，時常便吃虧。——徐文心也正是這類型的人。

張騰雲的話吹到了白於玉耳邊，她氣得臉色發青，全身發抖，要一直奔去和他算賬，是對雪嬌勸止了她：

「玉姐，算了吧！人家的話並不是沒有理由，人家不能勉強你去信進化論，可是你也不能勉強人家來信聖經，鬧開去不見得有趣吧？你又何苦來？」

「不！阿嬌，這張騰雲太可惡了！他明明處處要和我作對似的！至少我也要去告訴校長，他們好朋友倒這樣欺負人呀！」

「校長也是不信聖經的，不見得就會同情你呀！不過校長待我們却是十分誠懇的，不然也不會請你當教務，我們的薪水也不會增加了。玉姐，還是算了罷！」

「這不行，我總得告訴去！」

白於玉氣喘喘地來到校長室，徐文心看到那種態度，心裏嚇了一跳，料到又有什麼麻煩了。

「校長，你不知道嗎？張騰雲先生居然在教室裏攻擊我來了！」白於玉陰陰的雙眼漲滿了紅絲，嘴唇哆嗦（口旁）着，渾身似在顫抖。

「我怎麼一定會知道？究竟什麼事呀？」

白於玉把聽來的話複述了一遍，徐文心感到左右爲人難，真不曉得如何回答。

「白先生，張先生未必就是攻擊你，大家信仰自由，你相信基督教是你的自由，他相信科學，以至相信教科學，這是他的自由。如果他作無理的人身攻擊，那便是他的錯誤。你說是不是？」

「不！校長，張先生簡直是欺負人！他一次兩次地攻擊我，你都不說他一句話嗎？」

（未完）

烏鴉之歌

蕭城

一個黑暗時代的烏鴉
這末的歌唱着：——
「我爲冤冤萬物而來人間，
嗜爛愛腐是我的本能，
我的咒語能使災難無盡止的臨降，
而我的食糧才可在災難中盡量獲得。」

「多謝你們這一輩——
呵，黑暗時代的「紅員」
你們有狼虎的心腸，
也有狐狸的狡詐！
你們製造出了枕藉遍地的血肉，
供我享用不盡的盛筵！」

「你們這法西斯的幫兇，
雖爲天地人神所共棄，
而于我，都是求之不得的友朋。
我將以誠善虔敬的祝禱和新禱
來代替憤語與咒言，
使你們得一輩子橫行在人間
那我的食糧便永遠的源源不斷」

「然而，靈覺告訴了我，
這使我愛戀的腥臭之黑夜，
已接近了黎明的邊沿，
那燦亮的正義火炬，
將會驅散這氣血狼煙。
而你們這一輩！
得意多時的「紅員」，
總要跟着燼滅！」

「多可憐的將來呵，
一切臭惡已將近與我絕緣，
我的食糧將不知如何尋覓，
唯有等待你們伏法後的屍身，
當一頓最後的晚餐，
那時可不要見怪呀，
會恩惠過我的友朋！」

(作于和平初期)

阿塞拜疆的民主政治是怎樣來？

任之譯·原文載讀者文摘

我們飛掠過那沿着 Caspian Sea 的岸。少頃，我們看到一長列的卡車。很低的繞過我們，我們即聽一些人的臉，且認出他們都是穿着蘇聯制服。

繼續飛行，我們抵 Paltov 港口。有三架蘇聯運輸機佇立在碼頭旁邊。而在碼頭後面，有一列隊的兵士，以及充滿着特以裝載上船之卡車，坦克車和高射炮。這顯示出，蘇聯正在從伊爾撤退了。

由是，終結了這戰雲密佈的情勢。我們希望，永不會有一列強以軍事力量侵入具有主權完整的鄰國。但還存在着別種問題的。那政治上的侵入又將怎麼辦呢？除了用軍事力量佔領別一國家之外，還有其他方法可採用嗎？

關於像這類的問題，伊爾可說是一個試驗的情形了。在伊爾發生的糾紛，在別處也是層出不窮的，而伊爾問題即在阿塞拜疆新建立的自治和蘇聯共產黨主義政權呢？抑其他政權呢？

阿塞拜疆位於伊爾西北隅，與蘇聯接壤，人口約有二百多萬。首都爲有二十萬人口的 Baku，這是一個兩層多層樓的城市，只有一條街是舖地，其餘俱爲紅土路了。有二、三座電影戲院，在戲院是放映着美國的二等影片。市場是一些似洞穴和灰暗的小店，有一些雜品和皮革的工廠。而工人在不衛生的環境裏工作着。

阿塞拜疆之大部分是適於農業的。農民居住於鄉村裏多至數百人，以至於三、四千人。他們每天到田裏耕種。Kalyana 鄉村可算是阿塞拜疆的代表者，因爲發生在別一鄉鎮的事情，也必在此處演出的。

牠位於山間成圓的盆地，可看到城外那終年爲冰封着的崎嶇 Savana 高原。在它簡陋的茅屋裏住着有六百多人。但沒有一個有自己的土地，整個鄉村以及其他英里的範圍裏俱屬於一人所有，且世世代代都屬於此家。這種封建制度是存在於整個伊爾。農民並不是真的像一個奴隸，但高利貸和惡劣之下，他們的確是簽了賣身契約了。

在昔日，田主是親自視察工作，但今日却不然，他們是住在城市的美麗洋房裏，只派一位工頭去收租金了。在 Kalyana 是沒有學校的，最近的一間是在別一鄉村裏，相去有四里之遙，只有二十位鄉民能讀和寫，而衛生設備更談不上了。五個學生中就有四個死去。

在最近的二十年來，經濟情形很爲惡劣，農民只見到少數的錢。他們好像是在每一年終所負田主的債又加多了一樣。當工頭對收租金感厭味時，他是向警察求援的。這

些是由被遺棄的伊爾軍隊裏招募出來，而組成的半區警察隊。他們都不是訓練有素的人員，日薪是三角錢。其實，波斯王 Rza (統治者) 曾有一次終年沒有發薪給他們，並且說「讓他們依靠土地而生活」。他們的確是照辦了。他們之中，有些倒也過得還很舒適哩！

在一九四一年前，在 Kalyana 並沒有現出甚麼激烈的暴動。人民都忠於統治者 (波斯王)——雖然，他沒有爲了人民作了些甚麼。青年是被徵入政府的軍隊，他們都對於結頭開步於大道上的軍官感到羨慕和敬畏。

戰爭終於來臨了，起初戰爭對此處並沒有影響，僅是物價開始上漲罷了。在一九四一年蘇聯和英軍要侵入伊爾，青年踴躍入伍，向蘇方前線進軍，而這個鄉村是靜悄悄地等待着消息。

然而，這是一個可惡的消息。蘇聯掃了幾次機關槍，和拋下幾顆照明彈後，波斯王的軍隊是整個崩潰了。這使一般人受了很大的打擊，他們開始想這新的「主人」。也有人拾起遺落的槍而將它們隱藏起來，以備時機的到來。

消息是更多的傳來了，波斯王是退位而逃亡了。蘇聯駐在此鄉村的附近之區。這裏的人民是愛慮和恐懼的——特別是一些女人。人們都談着盜匪和搶奪的事情。然而蘇軍都能嚴守軍紀，不擾亂人民。只是一個兵站是設在從此鄉村 (Kalyana) 到 Tabriz 的路上，經過此站的人，都被嚴密的盤問。除此以外，蘇軍很少下鄉村的。

戰爭繼續進行，使伊爾的情勢更加惡化起來。聯合國爲了不使物資流入德國，而與伊爾斷絕貿易，使到經濟的崩潰。聯軍接管了多數的運輸工具，竭力向蘇聯人物資。結果是造成了驚人的通貨膨脹了。

這時，一般的地主，便向他們的租者施以更大的壓力，而警察們對他們是唯命是從的，故沒有一隻水牛不爲他們所劫去的。

於是，在阿塞拜疆，蘇聯開始了掩護離間的工作。關閉了阿塞拜疆和伊爾別部間的交通，而阿塞拜疆與蘇聯的交通則大大地打開了。當 Kalyana 的人去到 Tabriz 時，他們看見蘇聯的影片。美國影片已是絕跡了。蘇軍發給人民很多的影片，它們都是將伊爾的悲慘情形和蘇聯快樂景象作對照的。

這時 Tudeh Party 出現了。是一個共產黨，或是近乎共產黨的團體。而這黨在一九二〇年已開始秘密活動了。在昔日波斯王的統治下，這是非法的政黨。它的黨員很爲複雜，有些是勞動者，一些是伊爾的強硬派。他們之中有一位即是現任阿塞拜疆自治政府的 Tatar Babanavi。他是伊爾黨派，曾在蘇聯學習了數年，返國後，他即宜揚所學的主義，但波斯王立刻將他關在獄中了。蘇軍在一九四一年釋了他的。自那時起，他及黨人便公開活動和組織起來。那些與他接觸的人說，他是一位和悅的人物，談

吐是彬彬有禮而又謹慎。他是少數受有教育的民主戰士中之一，且是人羣中罕見的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

這 Tudeh Party 初步活動，並沒有收到如何的成功。第一次集會，聽衆寥寥無幾，喝采聲也是很輕微。顯然，阿塞拜疆人不是容易赤化。他們之中，幾乎都是信奉回教，而偉大宗教一樣，回教是與共產黨主義勢不兩立的。還有一般固執的農民，也是不易感化哩！

但是，在一九四五年的秋季，蘇聯覺得共產黨主義在阿塞拜疆已快將成熟，於是它就決定一個新的嘗試。這即是蘇聯在 Paltov 工作情形的過程：一天下午，當人民從田野回來，且用飯後，一輛軍車駛來了。在車子裏的都是白俄軍人，但並非前次曾作政治演說者。他們將車子停在鄉民集中地點後，即吹了幾次喇叭，立刻便有一羣人圍過來了。

他們所說的是與前次政治會集時，所作熱烈的理論不同的，他們的演詞只是集中在一點即是「不要再付租金給地主，當我們有權力時，那土地即是你們的了。」。老年農民在搖頭，但有很多，特別是那些借台高聲者，是一致的贊成了。

當下一次，工頭來收租金時，許多人堅持不付。工頭強索，則有幾位青年將他毆打了。但大多數的人民是沒有政治上的動機的，他們覺得仍舊是忠於波斯王的 (Shah) 在 Tabriz 這新制度對於工廠的工人，很是適宜「停止作長小時的工作，在我們有權補時，工作時間短，工錢高，使到你們自己富有。」

蘇聯顯然的表示與此事毫無關係。沒有人曉得 Babanavi 每日在 Tabriz 與蘇聯黨會議。Tudeh Party 的許多工人俱爲蘇化的阿塞拜疆人，且受有煽動技術的訓練。

這黨 (Tudeh Party) 宣佈一個選舉，以便選出一個國家議會，由這個機關才宣佈獨立，以及創立憲法。而 Kalyana 的選舉經過是如此：軍車載選票者到最近的投票處去。老年的農夫是猶豫不决的互說着，「讓我們等着結果是怎樣」，但當軍車駛到他們的前面時，那車裏人的野蠻態度告訴了他們，他們去選舉才比較是上策。當他們抵步時，有許多別個黨人幫助這些女性的投票者，填寫他們的票。結果，這黨得了空前的大勝利。

革命暴動的空氣溢透了 Tabriz。在報紙上泄露了那被消滅了人的表錄。警長 Ali Validi 是爲人戰兢於小悲裏。沒有一個警察敢努力去調查此事，因爲他們怕自己的名字，會在報章上出現的危險。在郊外，武裝農民巡邏着路，擊斃地主之事更屢見不鮮。倘有一輛滿載伊爾軍隊，去救護被攻擊的警局時，即有一位蘇軍攔住車子，用粗

簡的口氣命令開回去。當民主軍隊控制了整個郊外後，其武裝軍隊即開始向城市移近了。行駛於郊外的車輛都載着揮手槍的工人。結果，Tahin的市長沒有辦法，只得逃亡，而阿塞拜疆的自治政府也即成了無名無義的了。

蘇聯作爲不參與其事是漸漸的顯露。蘇聯守着政府大廈以及民主黨人的辦公室，並且以軍車載了領袖們招搖過市。

這新政府竭力維持秩序及治安。而一隊新的警察是由衣服破爛不堪的農民槍手率領成了，其首領叫Bakashev，曾以個人名義，邀請外國使節人員，參觀二罪犯被絞斃於政府大廈前面的草場上。一人是犯劫奪，另一是犯盜淫。

現在，Trade Party的允諾時期已告完了，而是要開始實行其對人民的諾言了。這實行更困難，因爲要有充分的財款，發薪給一般職員與公務人員，不然，這些人是難辦人民的。於是，一個苛稅運動開始進行，在四一

Trade的農民對於稅收的繁多感到很大的驚訝。因爲在昔日的統治者所收的稅是極輕的。同時，這些負責收稅者，於執行其任務，用的手段是與昔日警察所用者是一樣的毒辣。困難問題即跟着來了，有許多的農民以爲已不再付錢給地主，而早將錢用光了。今又要付稅給政府，於是弄得一般人連買種子的錢都沒有了。因此，這農業收穫的前途是很黯淡的，在Bakdash城市裏也有很多的困難，有人告訴店主說，倘你們不付稅，則政府將接管你們的店。

於是店主只好以伏計自任，而勉強維持生活。雖然，工廠裏的工人得到很好待遇，但是多數的監視人員都已逃走了。由是工廠的出品大爲減少。且因工資過高，引起銷路滯滯。結果是許多工廠的人員是瘦得只餘骨頭了。而政府即面對着嚴重的失業問題。

今日，阿塞拜疆的情勢是搖盪不定的。人民的意志是非常的紛亂，眼光銳利的觀察家說，尚有一個自由及秘密的投票舉行，必有九十九巴仙的人反對蘇聯對此地的合併。在另一方面，也有同樣的人反對恢復舊時的情形——返回地主，歷史，多伊爾的統治者。

現在伊爾的報紙，充滿着政府的新計畫，即是使社會繁榮，減少農民的痛苦及貧乏，達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假如上面這些全是誠懇的話，那麼聯合國給予這新政府的助力並不虛費了。因爲一個國家的政府，是在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基石上，則世界的和平是更可以得到保障了。

No Sayonara——不再會——

周C 彬譯

在我離東京，回中國的前夕，爲着享受最後一次的本地的風味，我從那偏僻的政府機關的丸之內一直行到繁華的銀座。當我緩步慢行的徘徊着，我漸漸覺得疲乏。我在想些什麼飲料來止渴。咖啡嗎？不，這是我用來趕夜工的。當我躺在床上，清醒的時候，尤其是在深夜的夜裏，月光透過那紙的格子窗，照到我的床前的時候，我總是想着我的祖國，我回憶起我的童年時代，我更懷念着我的故鄉，以及那一片青翠的原野。這些有時使我悲哀。酒嗎？當然我更想不到那些酒樓裏去喝日本酒及燒鳥。

（註一）一種醃雞肝或豬肝，一種食品。這些地方是一般多情的日本青年常到的。他們在那兒，故意的假裝着醉漢的神氣，唱着肉麻的情歌，或低吟着一些陳腐的菲律賓爵士小調。我所渴望的只是一杯中國的清茶。坐在沙發上，只要看着那底座的青葉，已夠心神爽快，感覺從清涼釋放了。

街道的兩旁有許多的咖啡館，而最幽雅的是裏面所設的多是清茶。但是我却不想進去，因爲我不喜歡聽那些矮小的女招待爲某客所唱的歌。這些歌或美或醜，日本調，半哀半樂的曲調，實在不太適合於喝中國茶的風氣。祖國的清茶是含有清美的滋味，這是喝茶的場所的關係罷！還有她們的臉孔，有時使我看了不安樂，她們的化妝實在太呆板了：整個臉孔塗滿了死色的白粉，深紅色的胭脂和血色的脣膏；有時她們更畫些人工的痣來增加她們的美點。這些痣是用棕色，或褐色，灰色，甚至紫色畫成之後點上一兩根毛。她們唯一使人注意的地方，也許就是她們隱隱的疲乏，苦勞以及無聊的表現。這些更令人傷心。

因此，我全不願疲勞和口渴，一直的往下走，在午小時的狂奔，我到了住宅區域，這時我已滿身大汗，在那避靜，轉轉的一角，有一間孤立的咖啡館。這是我在東京大帝時期，數年來最常用的一間，是我的朋友，中垣所開的。他是東京大帝出身的一個理想主義家，同時，多少帶有社會主義者的色彩。他很謹慎的把這咖啡館改爲一所客廳，一間朋友們可以自由集會的地點。我的下午或傍晚的光陰多是消磨在這咖啡館裏，看小說或抽鴉片（註：一種流行於學生界的經濟日本煙）。有時我和中垣談論：馬克思主義，民族間的偏執，人獸間的優劣……無所不談。不過，自從中垣，因爲他的不要國的思想，他的理想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被檢之後，我從他重陷入這咖啡館了，我明知自己已是個法夫，但又有什麼辦法可補救呢？

可是，現在我完全失了選擇的機會。我口渴得幾乎使我發狂了，我在無法壓制之下，不由自主的重踏這這久被遺棄的咖啡館。裏面很空曠的。聽不到我所認識的老主顧；聽不到那些受苦的著作家。更聽不到那些三個月第一次頭髮，四個月換一回衣服的夜郎自大的做戲家。或許這座咖啡館已經換了主人也不定；我心裏暗喜着。這時候能夠找到這地方休息實在是在再好沒有了。我很舒服的坐在以前我常到的一角，叫了一盞茶。

這咖啡館的唯一的女主人是個少女；身體很清瘦的，但在日本人羣之中算是相當高大了。她穿着一套極靚的紫色寬袖，圖案是一隻飄揚着的蝴蝶和繡支繡花。當她移動的時候，這蝴蝶繡像好像真的飛動着。以前我從未曾見過她。我的朋友在的日子，這咖啡館是由他的夫人掌管的。「她不是是一個落伍的歌女或是一個不紅的舞女，被迫到這兒謀生？」我心裏這麼想。我被她的嬌媚的步態，嬌媚雅緻的動作，以及沒有塗脂粉的面孔所感動了。她的褐色的脣唇下的深紅脣膏更現出她那雙被長睫毛遮蓋着的黑眼睛的神秘化。當她捧了一盞茶，放在我的桌子上的時候，她強強的微笑，我知道這微笑是她慣例的對顧客的這一笑。因此我叫她坐下。

「你要我唱一支曲給你聽嗎？」她面對着我，坐下了下來，這般的對我說。她的面色轉變了，雖然剛才那不自然的笑容還未完全消失去——這使我有一點兒恐怖。

「不，姑娘！」我微笑着，很謙遜的說：「我並不像那般的顧客叫了一盞茶，便要聽聽支免費的歌曲。老實告訴你，對於日本的歌曲，早就生厭了。我只想跟你談談話，假如你有答應的話。」

「當然可以的，」她很冷淡的答覆，「這是我的責任。」她沉默的凝視着我。她凝視之際，更現出她的秋波的神情與奧妙。她這般的凝視我是否要在我的臉上找尋着沒有惡習或要想知道我今晨有沒有剃鬚？我只好垂下了頭，很不愉快的。

在良久的靜默中，她還是凝視着我，最後我冒險的去碰她的視線，很不自然的笑着問她：「請你告訴我這咖啡館的主人是誰？我相信現在的主人是新換的，過去，有一個時期我常到這個地方。」

「你也是以前的老顧客嗎？」她喊了起來，「我相信你也是這這空談家之一。你們這輩不可靠的，自從我接手之後，你們都不敢到這個地方了。」

「那麼你就是這咖啡館的新主人嗎？恭喜！恭喜！我若早知道的話，我怎敢會不來光顧呢？」我用很高興的語氣告訴她，想藉此遮蓋着我的不自然的態度。

「不！他肯定定的說：『這咖啡館還是中垣的，我祇是替他管理。』」

聽了這句話，我很其咄其妙。這個女子是誰呢？她的嘴巴還像尖銳，這還勇敢的，她的態度却又那麼文雅。她是中垣的太太嗎？但是我却未曾聽過過她的名字，中垣對

我總不能離開他的私生活，也就好像他遮不住他的理想主義的思想一樣。我無意識的笑着，好像她是來自奇異之邦的女子一樣。但是當我在腦海中思索我所見過的人物的時候，我却又彷彿記得在很久以前在什麼地方有見過她似的。她的鼻子很小却又很高，這是和普通一般的日本婦女的粗魯強壯的喉嚨完全相異的。這使我記憶起一個非常熟悉的臉孔。我在什麼地方見過的呢？這正像一個能夢想却又摸不到的夢，一個不常得的夢。

「先生，我並不是一個藝妓，」她說着，靠攏過來的望着我，好像她也被我臉上隱隱的夢感所感動，這種神情有時也增加了男子的神秘，「我是中垣的妹妹。你從未曾聽過中垣有個妹妹嗎？」

「當然有！」我很肯定的敲着桌子，幾乎跳起來的說：「我到這兒的最初的一年，那時，我祇是十多歲，在暑假的時候，你的哥哥帶我到鄉間玩，我記得就在那時候我看見你走進你的屋邊的果子園。」

「啊！原來是……」她很低聲的說，把頭微微垂下去，她的瘦的手拂着她的額頭，好像在深思着那隨着光陰而消失的印象。

我舉起頭，望着那對面的青色的牆壁，在黃色的燈罩所射出的光線之下，變成一片模糊，本來在這牆壁上，原掛着一幅名畫，叫Landscape。是中垣的一個朋友畫的，在簡單的線筆中描畫一個農村的女子，她的一雙眼睛向下望着，一種十足的田舍風味。當我在第一年被戰爭的時代，在我懷念家鄉的時候，我免不了要來觀賞這幅畫，使我想起家鄉的峯巒起伏的田野，在烈日底下耕種的田莊婦女，以及她們在露天底下唱的民謠。現在，這個女子却又在我要離開這令人困惑的土地之前夕，出現在我的眼前。

「啊！原來是……」她說得很慢，而且聲音低得幾乎完全聽不到，「我完全明白了，你就是我平生所遇到的第一個來自亞洲大陸的留學生，那時，我只有十四歲。在中垣回到鄉舍的時候，總要講一大堆關於你的事，想不到我們今天在這兒的重逢，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

「中垣有時也談起你，」我很高興的說，因爲我發現到我們之間有共同的地方，「你知道嗎？他是何等關照你，我記得他爲你取了一個很有趣的名字，他說這個名字是代表他的早期學生時代的人生觀，可是，我現在却忘記了，告訴我，他替你取了一個什麼名字？」

我聽了這話，我很其咄其妙。這個女子是誰呢？她的嘴巴還像尖銳，這還勇敢的，她的態度却又那麼文雅。她是中垣的太太嗎？但是我却未曾聽過過她的名字，中垣對

我總不能離開他的私生活，也就好像他遮不住他的理想主義的思想一樣。我無意識的笑着，好像她是來自奇異之邦的女子一樣。但是當我在腦海中思索我所見過的人物的時候，我却又彷彿記得在很久以前在什麼地方有見過她似的。她的鼻子很小却又很高，這是和普通一般的日本婦女的粗魯強壯的喉嚨完全相異的。這使我記憶起一個非常熟悉的臉孔。我在什麼地方見過的呢？這正像一個能夢想却又摸不到的夢，一個不常得的夢。

「先生，我並不是一個藝妓，」她說着，靠攏過來的望着我，好像她也被我臉上隱隱的夢感所感動，這種神情有時也增加了男子的神秘，「我是中垣的妹妹。你從未曾聽過中垣有個妹妹嗎？」

「當然有！」我很肯定的敲着桌子，幾乎跳起來的說：「我到這兒的最初的一年，那時，我祇是十多歲，在暑假的時候，你的哥哥帶我到鄉間玩，我記得就在那時候我看見你走進你的屋邊的果子園。」

「啊！原來是……」她很低聲的說，把頭微微垂下去，她的瘦的手拂着她的額頭，好像在深思着那隨着光陰而消失的印象。

我舉起頭，望着那對面的青色的牆壁，在黃色的燈罩所射出的光線之下，變成一片模糊，本來在這牆壁上，原掛着一幅名畫，叫Landscape。是中垣的一個朋友畫的，在簡單的線筆中描畫一個農村的女子，她的一雙眼睛向下望着，一種十足的田舍風味。當我在第一年被戰爭的時代，在我懷念家鄉的時候，我免不了要來觀賞這幅畫，使我想起家鄉的峯巒起伏的田野，在烈日底下耕種的田莊婦女，以及她們在露天底下唱的民謠。現在，這個女子却又在我要離開這令人困惑的土地之前夕，出現在我的眼前。

「啊！原來是……」她說得很慢，而且聲音低得幾乎完全聽不到，「我完全明白了，你就是我平生所遇到的第一個來自亞洲大陸的留學生，那時，我只有十四歲。在中垣回到鄉舍的時候，總要講一大堆關於你的事，想不到我們今天在這兒的重逢，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

「中垣有時也談起你，」我很高興的說，因爲我發現到我們之間有共同的地方，「你知道嗎？他是何等關照你，我記得他爲你取了一個很有趣的名字，他說這個名字是代表他的早期學生時代的人生觀，可是，我現在却忘記了，告訴我，他替你取了一個什麼名字？」

甲：喉，肉是生在身上的，怎麼可以丟得呢？
 乙：是未生在身上的肥肉。
 甲：既是去豬肉與身體肥肉何干呢？
 乙：誰說無干，丟肥肉，吃瘦肉身體長的肉不是也只瘦了肉嗎？

三十七 肚子

甲：你的肚子為甚麼這樣大呢？
 乙：我吃飯吃得多。
 甲：為甚麼不吃少一些？
 乙：吃少不會飽的。
 甲：怎麼我吃得很少，卻會飽呢？

三十八 睡在食裏

甲：你知道月亮睡在甚麼地方嗎？
 乙：怎麼不知道，它睡在食裏的。
 甲：既然睡在食裏，為何能出來呢？
 乙：它的出來是偷溜的。你不看它行起路來總是無聲無息的嗎？

三十九 損失與得利

甲：你這一次戰爭參加戰役，個人有甚麼損失嗎？
 乙：有的。
 甲：損失甚麼呢？
 乙：臉減洗一千次，髮少修二千次，與妻子減吻三千次等。
 甲：有得利嗎？
 乙：得利太多了，可是我並沒有拿回來。
 甲：可惜，是甚麼東西呢？
 乙：飛機啦，大炮啦，坦克車啦，還有一艘世界上稱大的戰艦咧！

四十 眼睛沒有睜

甲：你有眼嗎？
 乙：我的眼睜大。
 甲：那末你在戰場上遇有死屍呢？
 乙：我使閉上眼睛而過。
 甲：噢！既有眼，因何怕見死屍呢？
 乙：因為我的眼睛並沒有睜呀！

四一 口才

甲：今日在座諸位誰敢有口才？
 乙：我敢有。
 甲：那末請你站起來說幾句話，助助興。
 乙：我的口才並不是說話的口才，實在是吃東西的口才。

才呢

甲：吃東西的才應當稱吃才，不該稱才口才。
 乙：怎麼可以吃得呢，要知道今日把「才」吃下去，明天消化乾淨，後天不是變成一個笨蛋的人了嗎？

四二 說鴨話

甲乙兩人一日相約作農村之游，見鴨呱呱地個個不休。
 甲：牠們為什麼呱呱叫呢？
 乙：牠們是在說鴨話呀。
 甲：那末牠們講的是甚麼話？請你告訴我。
 乙：對不起，我是中國人，怎麼會聽鴨話呢？
 甲：不會聽，怎麼知道牠是在說話呢？
 乙：前天你看見兩個馬來人在說話，你不是也不會聽嗎？怎麼你也說牠們是在說話來話呢？
 甲：唔……

四三 貓咬老鼠

甲：怎麼貓咬了老鼠，就要抓牠，理由不可知。
 乙：據說在很古的時候，貓曾被老鼠騙了一次，所以現在貓見了老鼠就要抓牠。
 甲：不見得，我家的貓，我未曾見牠被老鼠騙了去，牠也要抓咬牠的呀！

四四 不好

甲：我對人好不好？
 乙：真好，見了我，總肯施捨。
 甲：你為人好不好？
 乙：也很好，貧不為盜。
 甲：不！你的人真不好，見了人總是伸手要錢。
 乙：這是我因為我貧窮啊！
 甲：請問我有錢是你的，為甚麼要你去討呢？

四五 大欺小

甲：那兩隻狗因何不睦呢？
 乙：並非不睦，實是那隻大的欺那隻小的。
 甲：我何嘗未比你大，怎麼卻不會欺你呢？
 乙：唔……

四六 坐著吃

甲：你坐著吃？
 乙：我坐著吃。
 甲：做人怎麼可以坐著吃呢？
 乙：人都是坐著吃的，難道你一個人站著吃的不成？

四七 平安

甲乙兩人相偕去遊宮廟，見許多人在焚香燒佛。
 甲：你們為甚麼要這樣動作呢？
 乙：在廟祈禱保佑他們定安的。
 甲：那末我們也趕快去祈禱吧！
 乙：為甚麼呢？
 甲：不然，還會平安嗎？

四八 願望

甲：以前當我有房間租給人家住時，總覺得日子過得很慢，現在人家的房間來住怎麼卻覺得日子過得很快呢，這是光陰故意跟我開玩笑嗎？
 乙：這並非開玩笑，實是叫現世報。
 甲：請道其詳。
 乙：以前你要日子過得快，是憑人家推房稅的，現在日子過得快，就是來報答你的願望了。

四九 常加清洗

甲：你的肌膚為甚麼會這樣潔白呢？
 乙：這是常加清洗的結果。
 甲：你的話未必然，上個月我買了兩條潔白毛巾，一條把它收藏起來，另一條則把它常加清洗以擦臉面，到現在，那條收藏的反而依然潔白，這條常加清洗的卻呈黃褐色了。

五十 胡賴

甲：理完髮沒有付錢就走了。
 乙：理髮匠：付了錢再走啊！
 甲：怎麼把我的頭剃禿的呢？
 乙：這不是你吩咐過嗎？
 甲：我剛才吩咐你時，是因為天氣熱，過後天氣已轉冷怎麼可以剃著剃呢？
 乙：理髮匠：明天天氣不是會再熱的？
 甲：我問你，你是理髮匠呢？還是天文學家？
 乙：既是理髮匠，怎麼能夠知道明天的氣候呢？
 理髮匠：唔……

五一 不敢說

甲：你有與老妻睡同床嗎？
 乙：沒有。
 甲：噢！因何夫妻不睡同床呢？
 乙：睡同床有甚麼用呢？
 甲：這事情我不敢說。
 乙：傻瓜！我也是不敢說才說沒有的呀！

五二 才去煮

甲：你們的粥為甚麼這樣燙呀？
 乙：因為是剛煮熟的。
 甲：是了，你們一定看見我煮來光顧，才趕快跑去煮吧的。

五三 時母

甲：你看，他把兩塊小小的麵塊兒合在一塊，撒下油裏去炸，一會兒怎麼就可以變得又肥又大呢？
 乙：這是麵塊裏混有膨脹的氣故。
 甲：那末我這塊瘦小，只要把時母吃下去，說不定也要肥大起來了。
 乙：是的。
 甲：那末我這塊瘦小，只要把時母吃下去，說不定也要肥大起來了。

五四 老婦女

甲：怎麼女人可以生孩子，我們男人反而不可以呢？
 乙：只因為女人的肚子大。
 甲：肚腹小不會生嗎？
 乙：那當然囉！
 甲：不見得，許多老婦女肚腹都很小，可是他們的兒女大都已經長成了。

投稿簡約

- 一、本刊以自由公開之態度，無黨派門戶之見，歡迎下列各項作品：
 甲、論文，小說，詩歌，戲劇，翻譯，散文，小品，……等。
 乙、有關於社會，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宗教……等之研究及討論。
 丙、各地方風俗人情及新舊傳說之報導與論撰。
 丁、科學智識及工藝製作等之介紹。
 戊、攝影，漫畫，木刻……等。
- 二、來稿請用格紙填寫清楚，并加標點，勿用鉛筆，勿一紙寫兩面。
- 三、來稿請附填姓名住址。如係譯稿，請詳列原作者姓名及原文之刊名日期地點等。
- 四、來稿刊登與否概不退還，（長篇附足郵資者可預先聲明）。
- 五、來稿以未經發表者為限，刊出之後，概以現金致酬。
- 六、如有意見，歡迎函詢。當公開答覆。
- 七、來稿請按址書明寄文「南洋週刊」。

南洋週刊 第八期
 民國卅五年十月廿六日
 出版者 南洋報社有限公司
 發行所 新加坡禧街四十五號
 每冊零售三角。



上為腹眠：笑蕭上在蒙四年
 圖蕭，一曰氏滑其蕭默高
 為氏不乃我唐于跌倫伯聞九
 其休得因並，病而致納名十
 工差不對非對床下邸氏子向
 作腿如余將來之，宅，世以
 之傷此不在訪上傷中子之尖
 情時也爭此之，及，本英酸
 形之。氣榻記而腿從月國初
 。影一之上者以部坐八大博
 ，圖情長謂玩，椅日文並

爭奇鬥艷
佈置幽雅

星洲游藝場翹楚

譽佈南洋
建築皇麗

快樂世界

仙境

如臨

育體館內

綠樹

香花

每晚中華體育促進會主辦

男女籃球循環賽

八角亭

南方唯一
馬來歌舞
馬來舞孃

新嘉坡... 快樂舞廳

每晚八時至十二時
茶舞 星期一至六 下午二時至六時

票舞... 張四元每

內界世樂快... 全馬

規模最大 舞孃最多 裝飾最美 招待最週到

第二台
馬來歌劇團
表演妙齡女郎
集合全星馬來劇員

李貴影室
支店
新世界
快樂世界
大世界

白宮美容髮室
(內界世樂快)
佈置美麗
地方涼爽
男女老到
技術理髮

快樂大戲院
十月廿四日至廿九日
長連戰事巨片
美血印
戰史

榮光大戲院
十月廿五日起
每晚兩場
七時半九時半
倫理愛情巨片
夢斷關山
周璇主演

百樂門影室
快樂世界內
諸君欲照美麗的相片
請到
要美滿新穎的人像
快樂世界內
原子影室
中原影室
是你們的好去處

中國大酒家

世界第一門入界世
本酒家之特點
夜的去處
夜的享受
樂台壯觀
廳面寬闊
福建時菜
冷熱飲品
清歌妙舞
夜夜更新

大酒家

(內界世樂快)
電話七零八二
結婚禮堂
社團宴會
滬粵時菜
隨意小酌
雅廂雀局
天台茶話
招呼週到
歡迎光顧

勝利咖啡室

優待團體籃球茶員照價七折
(本室特色)
廳場宏闊
佈置華麗
花邊小飲
樹下談天
羔咖啡茶
冷熱俱備
招待週至
歡迎光顧